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素 质 教 育 文 库

理 想



理想

致家长和老师

这是一本专谈理想的小册子。话题不新，但我还是要硬撑着将它写出来，因为我觉得理想于我们实在太重要了。

每当我回想自己并不太长的人生经历，就对父母和老师充满感激。这是完全发自肺腑的，没有任何功利色彩。我觉得自己今天的这副模样，全都是他

我觉得自己今天的这副样，全都是他们精雕细刻的结果。们精雕细刻的结果。虽然和别人比算不了什么，但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应当感谢他们，没有他们，我可能还是一堆烂泥。

有一次，我和朋友说起这些，他竟怀疑我的诚意，以为我想虚情假意地获取他的好感。他说：“你要是能告诉我，究竟感谢他们什么，我才相信你。”

我还真地被他问住了，因为除了“他们是扶我上路的人生手杖”或“我倒下后的每一次站起，都有他们赐予的力量”这类玄而又玄的句子之外，实在想不出什么具体的东西。

他们给了我健全的身躯和顽强的意志，给了我物质的帮助和精神的鼓励，给了我上学的机会，也给了我生命的寄托……总之似乎一切全是他们给的，但说其中任何一个都不全面。

这些日子，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有一个突然发现，他们给我讲的每一句话，自己竟差不多全忘却了，但有一点除外，那便是教育我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最刻骨铭心的，我在成长中的每一个阶段，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一个想法：我要努力怎么样。后来，我才明白，这一想法就是理想。我的一切行动，都被理想支配着。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一定要坚持，什么要立

无论给孩子什么，都没有给他们一个理想重要。刻放弃，都十分顺当地被我处理，直到我成长到现在这个样子。

无论给孩子什么，都没有给他们一个理想重要，这似乎是一个教育秘诀。太多的事例一再证明，教会孩子树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他们就相应地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再也没有比“传授理想”更省事的教育方法了。我在这里用“传授理想”，就是因为对孩子们的教育常常是单向的，他们如一张白纸，父母和老师给他什么，一般他们就接受什么。这更加说明，一个健康向上的理想是如何重要。

还在念书的时候，常有小伙伴逃课。叔叔阿姨们伤透了脑筋。他们试过很多方法，比如只要上课，给予奖励；或者不上课，就打屁股。但这些威逼利诱根本就不奏效，最多也只起一时的作用。过没多久，逃课又开始了。

但有一个女同学与我们恰恰相反，她是如此地热爱学习，以至上学风雨无阻不说，就是家里有急事想让她请个假都不行。她的学习成绩自然也是很拔尖的了，她父母为此骄傲不已。应我们的父母要求传经时，他们讲出了成功教育孩子的秘诀。原来，他们从来不硬性要求她上学，只是告诉她只有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才能当科学家（她所向往的）。

以为给孩子最优越的生活条件，上最好的重点学校，请最好的家庭教师，就可以培养孩子成才。这是很大的误解。

这个方法后来被许多家长效仿，还真起了作用。从此，我们周围多了不少胸怀理想刻苦攻读的少年，如今他们大都事业有成了。

然而现在的很多家长和老师，似乎不知道这一点，以为给孩子最优越的生活条件，让他们上最好的重点学校，给他们请最好的家庭教师，就可以培养孩子成才。这是很大的误解。事实证明，从小就有明确目标的人，会很自觉地处理在人生途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和麻烦，根本不需要别人操心，不需要别人告诉他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传授理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事求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拔苗助长”的事情很多。一些家长和老师不顾孩子的实际，只从一己愿望出发，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却很少考虑孩子的秉赋潜质决定他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相反还会害了孩子。

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典型的理想受害者。原来，他的父母都是诗人，他很小的时候就受他们的影响，他们也教育他无论如何要当一名诗人，“只有诗人这一职业才是最崇高的”。这位朋友真听信了这话，很早就树立了当一名诗人的理想。他从十岁开始写诗，一直写到二十岁，但一直没有什么起色，离诗人这一理想总是那么遥远。

他为此痛苦不已，因为他只想当诗人，瞧不起别的任何职业，可他的感悟能力真的很有限，或者说几乎没有诗人气质。他经常说，与其有一个不能实现的理想，还不如没有的好，但他偏偏有了。如果他还坚持下去，恐怕只有痛苦一辈子。

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阵子疯狂地想当数学家，对陈景润近乎盲目崇拜。这个想法的来头，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偶尔在一次数学竞赛中获奖。我的语文老师不能容忍我对作文的轻视，他找我谈心，说我不适合学数学，我只能写点文章什么的。我后来冷静地想一想，发现他说得很对，因为我十分粗心，演算之中，老是出错，于是，又开始认真写作文了。多年以后的事实证明，语文老师的分析没有错，我真的除了写点文章，什么都不会。我想，如果当初我执着下去，恐怕也难逃我那朋友的悲剧，或者即便真的实现了那个理想，只能是很平庸的数学家而已。

“传授理想”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忘了教会孩子顽强的品格，使他们在任何艰难条件下，都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为实现理想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因为奔向理想的路，从来都不会是平坦的，我们应该让孩子有一个流汗流血顽强战斗的思想准备。

小时候听老师讲的故事现在差不多都还给他们了，而那个“夸父追日，渴死于途”的悲壮故事却一直激励着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后，再遇到你们，要看见你们为了争着一个理想而赢来的遍体鳞伤。我。每次遇上挫折和风雨，我都以夸父来自勉，于是就挺了过来。

读闻一多的传记，有一段印象很深。那是1933年春，他照例给清华的毕业生送别，按道理，这时应该说一些祝福的话，但他没有，他说了一段很特别的赠言：

“朋友们，现在我欢送你们这支生力军去应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后，再遇到你们，要看见你们为了争着一个理想而赢来的遍体鳞伤。”

有谁敢说，这段赠言不比那些祝福的话更有分量，更有意义？

这个世界很怪。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人们往往不珍惜。

请不要将理想踹在地上

这个世界很怪。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人们往往不珍惜，理想就是。现在一谈理想，很多人都嗤之以鼻，似乎它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们以不谈理想为荣，以没有理想和践踏理想为时髦。

一位朋友曾经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说：“理想是什么？理想是王八蛋！我把什么踹在地上，什么就是理想！”当时他是一脸的愤慨，好像因理想受了天大的委屈，历经了磨难，因而与它苦大仇深似的。其实，这位朋友的生活是很顺利的。

他之所以这样讲，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周围人的影响。他想以此引起人们的注意。果然，他一讲完就受到了大家的喝彩和掌声，这正是他说这番话的目的。其实，他的心里未必真是这样想的。

但不管怎样，理想沦落到这步田地，终究是值得悲哀的。实际上，理想无处不在，人人都有理想，只是内容和层次高低不一样罢了。即便有人说他没有理想，只求像现在这样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他也有理想，这种所谓没有理想的想法就是。他拼命维持现状，就是为了实现理想而作出的努力。不过，我在这里谈的理想却是高层次的超越现实的奋斗目标。

记得帕斯卡尔曾在他的《思想录》里提出一个著名命题：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苇草。他再脆弱不过，随便一阵风就能将他摧毁；但他又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他有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如果没有思想，“我占有多少土地也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囊括并吞了我；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总之，有了思想，便有了一切。思想的这种巨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理想来实现的。

理想基于现实，却又超越现实，从而牵引人们在世俗的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走向更美好的生活。它体现着人类的全部高贵、尊严和生生不息的进取心。没有它的牵引和支撑，人类不可能发展和维持到今天。

现在，很多人之鄙薄理想、诅咒理想，多半是因为理想未能实现，因此痛苦、难过、绝望，甚至产生了被理想愚弄的感觉。在他们看来，有了理想又不能实现，还不如没有的好。

的确，理想有时带给人的只有痛苦。大学时，读过一篇文章，叫《理想主义在流浪》，历数了许多历史巨人的悲惨结局：贝多芬死于贫病交加；托尔斯泰在80岁还被逼离家出走，死于一个无名的小火车站；安徒生孤身一人度过一生；腰缠万贯的诺贝尔居然一生找不到爱人。这篇文章出处和时间都忘了，但其中的一些句子却深深打动了，即便多年以后，我还能背诵：

“今天，人们追求感官的满足，放纵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逃避思想与理想的冲撞，智慧用在彼此的算计中。

“理想主义默默走过闪烁着霓虹灯的街道，穿行在汽车与接踵而至的行人之间，掠过大幅的广告牌，淹没在稠杂的音乐与人声中。她要走向哪里，我不得而知。”

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抱怨，更没有将理想踹在脚下，而是“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他们深深懂得，理想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的实现，而在于它对现实的超越、批判和对人们的支撑、牵引。甚至可以这样讲，理想未能实现比实现了更有意义。很多人实现理想后，难以再找到一个超越的目标，从而陷入深深的孤独和迷惘中。金庸笔下的独孤求败就是因为

找不到对手而退隐江湖的（后面对此还有详述）。

如果没有理想的牵引，事物的发展就会停滞。在一潭死水中，人与动物没有区别。这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悲剧。

有的人以为，在科技、文明发达如斯的今天，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掌握、控制事物，这时再谈一些近乎不能实现的理想不仅不“科学”，而且还显得十分荒谬可笑。

现在是我们深深反思这种思想的时候了。试想，如果我们一方面能够理性地把握世界，另一方面却不能超越自己，一切都跟着感觉走，与动物并无二致，还谈何人的尊严？

人们鄙薄理想，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不能立竿见影地带来多少效益。今天，大部分人都在忙着找钱、花钱，似乎懒得或者没功夫为那遥不可及的理想“浪费”时间。他们也许会问：“理想值多少钱？”于是，理想真的一钱不值了，那些追求理想的人也成了不会生活的傻子，要被他们投以轻蔑的嘲讽和同情。

这种想法即便不是错误，也是一种十分的短视。实际上，理想是能带来财富的，我们无时不蒙受着理想的恩泽。譬如，今天给我们出入带来无限方便的汽车、飞机，就曾经是一代又一代先人盼而又盼的理想，他们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今天依然只能步行了。

再譬如，现在我们买东西可以公平交易，考大学可以靠分数说话，和人交往大都会文明礼貌，大家都会心情舒畅。然而这些也是先人们曾向往至极的理想并努力实现它的结果。如果不是理想改造了社会，我们恐怕只能提心吊胆地生活在充满邪恶的世界里。

而且，退一步讲，就算理想真的暂时一钱不值，但它于生活的终极意义，却是任何价值的金钱都不能衡量的。

人类需要理想，最重要的还不是它能带来物质财富（实际上它是能带来物质财富的），而是给自己找一个精神的家园。康德曾讲，人在两个世界生活，世俗的和超验的。这就是说人一方面在世俗中追逐、奋斗，另一方面又要在超验世界中提升和净化灵魂。难以想见，没有理想，人类将怎样生活。

所以，没有理想、不要理想并非什么值得津津乐道的英雄行为，相反，却是一个深深的悲哀。人可以放弃一切，却不能放弃理想。请不要将理想踹在地上。

永远的不

小时候，在课文里念得最多的是理想。那时，老师也经常问我们长大了干什么。我们的回答各种各样，什么工人、农民、解放军、科学家，那摇头晃脑充满向往的神态，至今依然记得。

童年的话是不可能算数的。譬如当年向往当科学家的我，现在却成了一名记者；我的一位要当解放军的女同学，如今却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轮到她问下一代孩子们的理想是什么了；更有一位立志当农民、用机器种田的小伙伴，现在却到外面打工，誓死也要跳出农门。

我的家乡有一个“抓周”的习俗，就是孩子长到一岁，要让他选择自己将来干什么。办法是在孩子面前摆上各种有代表性的东西，如钢笔、假手枪、锄头、粉笔等，让孩子抓。如果抓到的是钢笔，就说明将来要握笔杆子，父辈们自然十分高兴；如果碰巧抓到了锄头，就是要当农民了，父母就很难过。其实，连小学生说的话都不能算数，一岁孩子的举动又怎能当真？

这里，人们是把理想等同于职业了。这是一种误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今天是这个理想，明天又换成别的了，理想于生命的意义也就要大打折扣。

譬如，我小学时，要当科学家，其实连科学家真的是什么样，干些什么，我都不知道。初中时，我的数学成绩很好，数学老师对我十分欣赏，我又要当数学家。那个时候，我把陈景润当作崇拜的偶像，甚至还萌生了改名景润的想法。此后的岁月里，我无时不关注陈景润的消息，尤其是他与病魔的抗争。1996年春天，他不幸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图书馆准备毕业论文，禁不住泪眼模糊。陈景润于我，着实代表着一段美好的往事。高中时，

职业的选择是一种奇妙、很偶然的行。我一度迷上围棋，想当围棋国手。我甚至上晚自习还与同桌下棋。办法很简单，在纸上画一棋盘，然后用铅笔画两种不同的符号代表双方走子，吃掉的子就用橡皮擦掉，这种方法欺骗性很强，老师经常以为我们在讨论什么难题。大概高二分科时，我再度在理想面前迷茫，我是物理科代表，作文又不错，始终在文与理之间摇摆。最后，经过抓阄，我才将课桌搬进文科班。从那时候起，我就把当一名优秀记者作为理想了。

上了大学，才知道很多同学其实并没有什么具体的理想，如果硬要说有的话，也是一个很抽象的目标——考大学。高考填报志愿，很多人被五花八门、五彩缤纷的职业弄得眼花缭乱，于是就像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那样，随便填一个了事。更有一些人填志愿纯粹是为了上大学，专门填那些冷门专业；另外，还有人是被负责录取的老师调到那个专业的，并非他的第一志愿。

可见，职业的选择是一种很奇妙、很偶然的行，仿佛在我们的命运之外有一只手，不经意地一指，我们就得跟着走一生。

今年2月，我采访了一个大学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会场的大学生很多，他们焦急地张望、寻找，希望能被一个好单位相中。一有单位表示同意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签

理想的真正本质，是超越世俗的。约。我常常觉得这种办法实在太轻率了，因为这里面的偶然因素实在太多了，譬如另外的一个更适合他的单位没来；或者来了，他没发现；或者，发现了，又因为一些很偶然的因素（譬如

单位来招聘的人不喜欢他的领带)而没被录取。这和我家乡的那种“抓周”习俗是多么地相似。看着忙碌的大学生,我陷入了沉思:难道这么匆忙的选择,就是我们曾大谈特谈的理想吗?

显然不是。我常常想,理想应该是某种带有终极性的东西,永远驱使人们前进,因而是相对永恒的。人们常说,理想有高下之分(譬如当科学家和工人就不同),其实,这所谓的高低都还属于同一个世俗层次,只不过水平不同罢了。理想的真正本质,是超越世俗的。

有一位朋友曾这样跟我发牢骚:现在我都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了,虽然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样生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不是现在这样。

这位朋友其实是很顺利的,从重点小学、重点中学,一直到重点大学,最后还轻松地找到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在常人的眼里,这是最“理想”的了,可他为什么越来越迷惘呢?

也许有人会说,他是知足,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初看,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就会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位朋友是弄懂了理想的本质,才发出如此感叹的。

理想从来不是任何现实中能追到的东西,它是一个永远的否定词,不停地对你得到的东西说“不”。所以,理想是没有现实物质形态的,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否定,永远矗立在人类精神的殿堂。它不在此岸,永远在彼岸。由此我想,理想只供追求,它是实现不了的。人们所说的实现理想,其实是实现了追逐理想中的一次次否定,或者说实现了某一阶段所达到的目的。

这在哲学上完全说得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但前进也好,上升也好,无一不是通过否定来实现的。

又想起那位朋友,他追求的东西虽然不断得到,但马上又被新的目标所否定,于是又继续努力。所以,这理想就像一个飘在空中的汽球,诱惑着我们去追,但又总是与我们若即若离,不让我们抓到。我们跑快点,它也跑快点,我们跳高点,它也升高点,始终在我们前面。但就在这追逐的过程中,我们走过了沟沟坎坎或平坦大道,在某一天蓦然回首,才发现这辈子就在这牵引中走了过来。

所以,人们谈论理想其实是两种:一种是世俗意义上的向往或期盼,另一种则是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否定,一个永远的“不”。这个永远的否定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想,理想也正是通过永远的否定来实现其价值和意义的。不过这个否定,又是通过世俗意义上的一个个向往和期盼来实现,这样理解就全面了。

命若琴弦

1992年,也就是高中毕业的那年暑假,我读了一篇叫《命若琴弦》的小说,对我的影响很大。

当时,高考成绩还没有出来,我以为自己考得很糟,因而心情低落到了极点,仿佛一下子被理想抛弃了,觉得曾经设想得五彩缤纷的未来正一步步地远离自己。我整天闭门不出。什么理想,滚蛋去。我打算去爸爸的单位上班,我想这辈子就这样混下去。

这时,我读了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内心被深深地震撼,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道理。我发现生命中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一个支点,一个信

念和理想的支点。它是生命中不能缺少的，即便是虚幻的，也要有。生命就像一座房子，需要理想来支撑，否则就会被岁月的强大风霜击垮。

《命若琴弦》讲的是一老一少两个瞎子，是师徒俩，在大山里以说书为生。老瞎子有一个梦想，就是弹断一千根琴弦，因为他师傅曾经传给他一个药方，在弹断一千根弦后，可以拿去买药，治好眼睛，重见光明。老瞎子70多岁了，他带着17岁的小瞎子，走村串户，虔诚地边走边唱。终于有一天，第一千根琴弦弹断了。他欣喜若狂，拿出药方，请人为他买药。他想这辈子总算走到头了，盼到了重见光明的一天。但人们告诉他，那张他保存了50年的所谓药方其实是一张无字白纸。老瞎子一下子崩溃了，他在药铺前的台阶上坐了几夜，骨头一样的眼睛在询问苍天，脸色也变成骨头一样苍白。人们劝他，安慰他，他笑笑“没什么”，他说他只是再不想动弹了，那吸引着他活下去、走下去、唱下去的东西骤然间消失了。

他不禁十分怀念过去的日子，才知道以往那些奔奔忙忙兴致勃勃地翻山、赶路、弹琴，乃至心焦、忧虑都是多么的快乐！因为那段时间有个东西把他的心弦扯紧，虽然那东西原是虚设。

他这样想啊想啊，终于想通了。他再也不怪师傅了，师傅骗他真是用心良苦，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一个盼头，瞎子活在世上很不容易，于是对徒弟进行善良的欺骗，给他一个虚设的盼头，叫他弹断一千根琴弦，然后可以重见光明——这一生命支点。他师傅还知道，能弹断一千根琴弦，一辈子也活得差不多了。事实证明，师傅的目的达到了，瞎子为此弹了整整50年。他理解了师傅，可能师傅也是被师傅的师傅欺骗后，靠着一个虚设的支点走完一生的。他知道最终重见光明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弹的过程，在全神贯注的弹奏过程中走过艰难的一生。于是，他也效法师傅，把那张无字白纸交给小瞎子，叫他用心去弹，弹完一千二百根后，就可以见到世界。他想这孩子再怎么弹，也不能弹断一千二百根，这样就能永远扯紧那欢跳的琴弦，不必去看那无字的白纸，盲人的生命就是这样依着一个虚设的支点得以生存和延续。

读完这篇小说，我十分感动。我似乎见到了人类生存的艰难与悲壮，它牢牢地靠着一个支点支起。我的心情豁然开朗，不禁为自己曾经想作践理想的念头而羞愧。我想，即便这次高考失败，也要重振旗鼓，卷土重来。

过了不久，分数出来了，再过不久，我的录取通知书也来了。我马上就要告别我的中学时代了，心里有些惆怅，但又深深为自己能在中学的最后一个暑假读到这篇小说，明白生命的本质和理想的含义而庆幸。

上大学后，我对理想的认识不断深化。不久，我又读了一篇小说，与《命若琴弦》十分相似，这就是茨威格的《看不见的收藏》。

小说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参加过普法战争的老兵，酷爱绘画，60年中节衣缩食，收藏了许多绘画珍品，晚年因疾病失明后，更是靠此为生——他每天都要用三个小时来抚摸每一幅画。他就这样活着。当时，通货膨胀严重，妻子和女儿为了生计，把这些画都偷偷地卖掉了，将一些劣等复制品来代替，老人一点都不知道。

这时，一个古董商来了，老人把他当知音，执意要给他看自己的收藏。母女俩含泪恳求古董商不要告诉老人真相，以免剥夺他仅有的一点幸福。古董商照做了，还假意夸赞每一幅画是多么的好。最后，他情不自禁地说：“收藏家是幸福的。”

外国文学老师讲这篇小说时，很看重它的社会意义，说它深刻地揭露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恶，因为是战争带来了通货膨胀。我听到这里，很失望。我以为小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生命需要支点，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设的。后来翻阅有关资料，发现老师讲的并不错，茨威格写这篇小说的目的就是那样，因为他恨透了通货膨胀。我不禁深深惋惜，不过后来也想开了，因为作家怎么想与读者怎么想毕竟是两回事。

大学期间的一个暑假，我和几个高中同学一起去登了我们那儿很出名的山——仙人台。在仙人台，我遇到一位老尼姑，她生活十分艰苦，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守着空庵，自己种菜和谷物，然后拜佛念经。她在那里多少年了，我不知道。她的目光很安详，似乎无所期待，又有所期待。我想，在这个人心浮动、人人对一切都跃跃欲试的时代，她还能安详地在这里打发一个又一个孤独的日子，真不容易。后来，同她闲聊才知道，全国解放时，他丈夫去了台湾，她便天天拜佛念经，求菩萨保佑丈夫平安归来。

从仙人台归来，我很有感触。我发现其实人人的命都像琴弦，都需要拉紧去弹奏，只是弹奏的理由不一样。但必须有一个理由，如果一个理由都找不到，他就不会弹下去，琴弦也就松弛下来，他的生命也将会陷入困惑与迷茫中。

生命的长明灯

从小学开始，我们就接受一种十分正统的理想主义教育。老师一再告诫我们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否则将来会一事无成。他们还会举出一串成就非凡的人，告诉我们那些人的成就，无一不是从小就树立远大理想，并为之苦苦奋斗的结果。

这种教育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就是在今天我还能复述这些故事。比如，毛主席从小就认定要让穷人翻身，后来他果真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陈景润立志要攻克“歌德巴赫猜想”，后来还真的摘下了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还有高尔基的那句很著名的话，一个人的目标越高，他可能取得的成就越大，所以年轻人不妨把目标定高点等等。

但老师的苦口婆心，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我们并未真正理解这些话。相反，还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以致后来我在高中乃至大学一写到关于理想的文章，总是尽量避开老师曾举过的例子和说过的话。我觉得那些都已成为被一代代人用滥的公共语言，因而毫无意义。

然而，我现在写这本书时，却不得不重新拾取这些旧的话题。不是我向用滥的公共语言投降（我对它们的反感和厌恶从来都是一致的），而是岁月让我明白，理想真的是生命的长明灯，是它牵引着人们走向成功的彼岸。我就像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一切道理都没有改变，唯独向我讲这些道理的老师已经老了。我不禁懊悔不已。

纵览古今中外一些伟人的生平，就会发现他们每次在重大的转折面前，都是靠一个信念支撑住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可能早就被击垮了。读林肯的传记，我就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这位为解放黑人奴隶而奋斗一生的伟人，历经苦难，受尽了敌人和同僚甚至自己妻子的打击，最后终于迎来了胜利。但就在这个时候，他被暗杀，这种经历可谓很不寻常。是什么使他支撑下去的呢？当然是信念。他曾在回击一个同僚的攻击时，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位叫西华的同僚攻击他不会管理自己，闹出很多笑话，林肯回答：“我也许不善于管理自己，但西华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唯一的主宰是良心和上帝，这一点人们迟早会知道。”所谓良心和上帝，就是他的解放黑奴、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

从前看过的一些革命教育电影，经常有这种镜头，一位英雄在战场上受重伤，眼看着即将死去，便用手指着陕北的方向，告诉战友们继续战斗下去。那时，陕北就是革命先烈们的不倒信念，是这一信念支撑着他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坚持战斗，永不倒下。

在我身边常有这样的例子。我的不少同学曾跟我讲，他将来要怎样怎样，我当时并不当真。但过了些年，他们还真的怎样了。我不得不敬畏理想给人的力量。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考上大学那年，立下一个宏愿，一定要出国留学。我一直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在我看来，他的能力是不可能使他出国的。我甚至还讽刺他，和他谈到美国，不讲“美国”，而说“贵国”，但他并不生气。后来，在我临近毕业正兴冲冲地与一家单位见面时，他接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虽然，我并不以为出国怎么了不起，甚至以为不应该把出国当作理想，但在他而言，他是成功了，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的。他后来告诉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读英语。

由此，我明白了理想可以使人无比的坚强和不可摧毁。

我还有一个大学同学，来自江西，很喜欢哲学，他说他从小就有的理想是当哲学家，却莫名其妙进了新闻系。虽然如此，他是人进了新闻系，心却在哲学系。他整天抱着哲学书看，选修课也几乎全是哲学系的。大三暑假，我们要到新闻单位实习，他却在实习不到一半的时候溜了，躲在宿舍里读哲学书。他准备考哲学系的研究生。实习结束，我们开始为工作而奔忙，全班人心浮动，课没人上，但他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在背英语单词，钻研哲学问题。最后，他真的考上了。

当时，这在我校成了一个不小的新闻。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研究哲学是“出生入死”的职业，而新闻记者是一个又风光又舒服的行当，他要“出生入死”很多人不理解。据说，哲学系的有些老师也十分感动，他们以为在人心浮躁的社会背景下，放弃一个很好的职业，来为哲学献身，十分难得。

我至今仍想，如果不是理想的牵引，他也许在进新闻系后，真的干上新闻这一行当。事实上，这种事是很多的。每年高考，总有不少同学被录取老师调配到别的专业，这是最考验人的时候。如果说大学是根据自己的理想填报志愿的话，那么大多数人就会因为这一调配而背弃理想，改变理想。诚然，他们也有无奈，但是在理想明灯的神圣光照下，总是显得有些可悲。

当然，换一个角度看，他们背弃与改变理想，其实正说明他们原来并无真正的理想。否则，他们会像我的那位同学一样坚持下去的。

我永远忘不了这位江西同学，还有许多追求理想已成功或即将成功的人。他们的成就也许并不显赫，但他们十分平凡的成功，却生动地昭示着理想的意义。岁月就是这样让我明白了理想的可贵和生命的不可战胜。

与梦共舞的时候

我以前常常想，人这一生在什么时候最有资格谈理想？想来想去，也弄不明白。1996年，当我结束了十几年的读书生涯，匆匆走出校园的时候，才发现真正可以谈理想的，还是学生时代。

我跟几个大学同学谈过这一观点，他们也深有同感。仿佛就在走出校园的一刹那，理想便倏地离我们而去。曾经在理想的鼓舞下，激动地指点江山、粪土诸侯乃至愤世嫉俗的一幕幕往事，都伴随着走出校门时的那一丝淡淡伤感而永远消逝了，消逝了，代之以永远也干不完的工作和永远也跳不出的重复，再也无暇顾及自己“对人类解放所负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和虚无飘渺的所谓终极关怀。

虽然理想的实现需要靠现实中的奋斗，但理想这一词汇也不能与现实联系得太紧，这是一个很让人无奈的悖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理想是一个抽象的否定，是一个永远的“不”，所以它最好是只被遐想，而不要被选择。在想象中拥有整个世界，不去与现实联系。

比如，学生时代可以在今天想干这个，明天又想着去干别的，这种改变很容易，不需要付出什么努力。而且，你还会觉得这些改变后的念头绝不是妄想，它完全有可能成为现实，虽然你不一定真的要实现，因为明天你又可能马上改变念头。这种轻易而且每一次都觉得有可能实现的念头的改变，会让你觉得生活是那么的美好，你是那么的自信！回到现实中就不同了，它意味着你首先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然后才能去想点别的。久而久之，会发现现实中限制自己想法的因素太多了，于是不敢去遐想了，因为那不可能实现；或者不屑去想了，因为它显得那么幼稚可笑。

高一时，我的班主任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老师。他似乎曾经有过许多美好的梦想。有一次，跟我们谈心，他说了一句给我印象很深的话：“你什么人都可以瞧不起，但唯独不能瞧不起学生，因为他们有各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最令人羡慕也最不可轻视的。”

多年以来，我一直记着这句话，可又不大理解是什么意思。直到我也大学毕业的时候，才终于明白。所谓可能性，其实就是我上面讲的那意思，学生的可怕力量就在于他今天可能成为这种人，明天又可能成为另外一种人！他不需要什么代价，就可以随时随地否定先前的想法和做法，而来一套全新的东西。

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理想是一种遗憾，在现实面前，你只能选择一种。人生的深沉悲剧，也在这里。我们只有一次生命，只能选择一条道路，只能从事一种职业……什么都是一次，而这一次又是不可验证和重复的，你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一次选择是对还是错，或者比别的更好还是更糟。更令人伤心的是，你明明对面前两个或多个东西都喜欢，可现实只能让你选择一种，于是你束手无策。这时你的选择，其实就是放弃。你选择了一种职业，意味着你放弃了无数五彩缤纷的职业。

所以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永不选择、只去遐想，在想象中拥有整个世界。而这恰恰是学生时代的专利，除了学生谁也不能这样。我发现，学生时代其实是一个与梦共舞的时代，在人的一生中永远是那么的美好。

与梦共舞的时候，总没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一生中最美的时光。记得高中分科时，很为读文还是读理苦恼，经常搬着课桌在文科班教室和理科班教

室之间跑动。最多的一次，竟在一天之内调换四次，当时自己急得快要流出眼泪了，而我那个说“学生最不可轻视”的班主任却在笑。当时，我很不理解，甚至还在心里怪他怎么可以这样幸灾乐祸。多年以后，当我发现更换一个哪怕很微不足道的想法也要鼓足十分的勇气时，才明白当时自己是多么的幸福，班主任正是笑我与梦共舞的精彩场面。也许他因此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与梦共舞的时候，尽可以狂妄，尽可以不知天高地厚。1995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天津举行的时候，我第一次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我念大三，也算与梦共舞的年纪，但那梦已差不多要完了，我渐渐觉得自己不再是轻狂少年了。看着刘国梁、孔令辉等与自己差不多同辈的小伙子横扫千军，把一个个兵坛老将拉下马，属于我的已不仅仅是高兴了，更多的是一种梦将远去的忧伤。作为一个乒乓球爱好者，在小学和中学时代，我都觉得刘、孔等人和自己并无两样，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超过他们，我可以在课余时间苦练，可以在寒暑假苦练。但就在这样想着想着时候，时光倏忽一下流出老远，他们以难以想象的实力告诉我们，自己以前所做的真是一个梦。今天看来，或许可笑，但在学生时代一点都不要紧，反正自己有一大把时间和机会，这是一个永远让人感到幸福的盼头。

就在我写作本书的这个春天，一个围棋新秀再一次让我体会了以前与梦共舞是多么的幸福。常昊终于将马晓春打败，坐上天元宝座。作为一个与常昊差不多同时学棋的棋迷，学生时代对他总是感到亲近，对马晓春则更多的是崇拜。曾不止一次为他们走出的一步好棋而激动得上不好课，也曾为他们走出的臭棋而痛心疾首，仿佛走棋的就是自己。那时，和一些爱好围棋的同学一样，我并不觉得常昊多么了不起，对他总是哥们儿般的亲密。但现在，他将中国顶尖高手拉下了马，他成功了，我却还在原地，再也不敢狂妄地以为他并不怎么了不起。一个个和自己同龄的人都离自己远去，取得了自己当初也梦寐以求的成功，而自己并无多大的改变，才明白当初生活在遐想中的那段日子是多么的狂妄，同时又是多么的幸福。

不知与梦共舞的幸福，也就不懂得珍惜。现在觉得最愚蠢的一件事，就是学生时代总以为学校亏待了自己，对学校充满厌恶，迫切地要走出校园。记得很清楚，大学毕业时，我们不止一次向学校反映要早点派遣，理由是“我们受够了”。直到快要离校的那几天，才慢慢意识到这一次告别意味着什么。一个夜晚，我看到几个男同学抱着吉他，坐在女生楼前的草地上，对着女生宿舍的灯光，唱着忧伤的《毕业生》，差一点流出了眼泪。我知道他们只要表达一种情绪，一种对发生在这所学校忧伤或者幸福的往事的留恋。也许是最后一次对着女生楼唱歌了。与梦共舞的时代，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独孤何以求败

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实现理想。但真正实现了理想也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与之相伴的通常是孤独、空虚和迷惘。

武侠小说里，经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位大侠为了追求武功第一，历经磨难，终于战胜所有的敌手，本是可喜可贺，他却陷入了没有敌手的深深寂寥和痛苦中。

金庸笔下的独孤求败就是一个典型。别的不说，仅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好不容易战胜了敌手，可以“独孤”了，为什么还要求败？我从小时候看金庸的小说开始，就一直对此很不理解。

他第一次出现，是在《神雕侠侣》里。书中有一段他的独白，算是对何以求败的解释：

“纵横江湖三十余载，杀尽仇寇，败尽英雄，天下更无抗手，无可奈何，惟隐居深谷，以雕为友。呜呼，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诚寂寥难堪也。”

他还长叹：“群雄束手，长剑空利，不亦悲夫。”

独孤求败的痛苦，在《笑傲江湖》里也有叙述，而且更加传神。书中说他的剑只攻不守，独步武林，就连希望有人能挡住他的一招半式，逼他守一守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

正因为如此孤独，所以他决定退隐江湖，并收起他的利剑，埋藏在所谓的“剑冢”里。这是对众江湖高手的最大蔑视，也是对自己曾经狂热的追求的一种否定。

他能独孤，确实不容易。我后来在别的一处资料上看到了他由一个普通剑客一步步走向独孤求败的艰辛历程。他之独步武林，是靠所谓“独孤九剑”，而“九剑”的每一招全部从平时的败招中化出，所以能出人意料，出神入化。这分明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生动写照。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独孤求败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历经苦难而取得成功的英雄。但在实现了独孤的理想后，却陷入时刻都在求败的可怜境地，的确有些不可思议。在常人眼里，他的痛苦甚至显得有些矫情。武功天下第一，谁不羡慕？他却叫喊什么孤独、痛苦，甚至痛恨自己的武功，简直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其实，独孤求败真的可以理解，谁到了他的那种境地都有可能陷入孤独，因为有了目标。在没有达到武功的顶峰之前，他有一个很现实的目标——练武，有这一目标的支撑，他一点也不会感到空虚，他会觉得每时每刻都有事情干。但一旦实现了，就不行了。这就好比爬山，到达山顶之前，总有一个目标——山顶在眼前，所以苦也好，累也好，都无所谓。但一到了山顶，突然“一览众山小”，便会很不适应，于是原来很明确的目标消失了，根本就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甚至会觉得还不如没有登上的好。

但在我看来，独孤求败的痛苦虽然可以理解，却一点不值得同情。他的悲剧在于，只看到一个外在的目标，却不知如何否定这一目标，以实现一个更新的超越。他只知道要战胜敌手，却不知如何战胜自己。虽然，要群雄束手很难实现，但它并不足以成为一生唯一的目标。试想，他尚能传播武学，让一身绝世武功渊源流长，会陷入那样深深的孤独吗？

人一辈子要做的事很多，应该永不满足于眼前的所得，应该不断地超越自我，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从而走完充实幸福的一生。人最难战胜的敌人

其实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就像独孤求败虽能战胜所有外在的敌手，却不能超越自己，接着于一些难度更大也更有意义的事情，实现一个新的跨越，达到一个更新更高的境界。这才是他的悲剧。

所以，最考验人的，其实不是他是否有能力实现理想，而是看他在实现理想之后怎么办。到了这时，有的人满足了，以为自己真的达到了顶峰，从而也成为“独孤求败”；有的人却没有以此为满足，而是以此作为新的起点，不断努力，向着新的顶峰攀登。

现在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每年9月，都有一批少年告别美丽的中学时光，进入大学深造。但几乎每年的那个时候，都有一个相同的苦恼困扰着他们，那就是大学怎么过？这很正常。因为以前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考大学。但一旦实现了这个理想，进入了大学，就会觉得自己没了目标，茫然不知所措。好像独孤求败终于败尽群雄，不知怎么办一样。有的甚至觉得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才杀进大学，所以应该满足了，应该好好歇一歇了。这时候，其实应该发现进大学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开始，应该树立一个更为远大的目标，利用自己的大好青春去拼搏，去实现它。

初中的时候，看过一本著名围棋国手陈祖德的自传，名字就叫《超越自我》。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书的内容大都已经忘记，这个书名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它似乎在向我讲述陈祖德怎样向自我挑战，怎样在取得一场胜利后又向新的目标冲击。作为我国的第一个围棋九段，其成功的秘诀似乎就是这四个字：超越自我。更令人感动的是，陈祖德在其棋艺达到顶峰之后，没有像独孤求败那样，慨叹天下少有敌手，而是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发展我国围棋事业的工作中去。

然而，就在围棋圈内，因不能超越自己而固步自封，或荒废棋艺，或不能达到化境的例子也有很多。日本的著名九段石田芳夫，曾以其神算绝技而获得“计算机”美誉，也因此得到了无数人的崇拜，包括小时候的我。但后来，他不再那么努力了，实在有点让人失望。我一直在想，他尚能不断向自己挑战，也许称霸当今日本棋坛的超一流棋手里，会加上他的名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武侠小说中，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新武侠小说，很重视侠客们武功外的功夫，如个人修养、性格、胸怀等等对他本人的影响。似乎高手比武，决定胜负的，往往不是他们真正的武功，而是他们临场时的心情，或者他们对生命的态度。如果一切都放得开，就可能得胜。这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功夫越臻化境，决定胜负的不再是力量的强弱，或者说不再是侠客们能否战胜敌人，而是他们能否战胜自己——把一切放开，走出外物的羁绊，超越自我。

比武如此，练武也如此。功夫练到最后，决定能否再上新的台阶，达到真正顶峰的，已不是曾经备受推崇的勤学苦练，而是他们对生活、对世界的达观态度了。《射雕英雄传》里，周伯通对郭靖说的一段话，很精辟地讲述了这一道理：

“师哥当年说我学武天资聪明，又是乐此不疲，可是一来过于着迷，二来少了副救世济人的胸怀，就算毕生勤修苦练，终究达不到绝顶之境。当时我听了不信，心想学武自管学武，那是拳脚兵刃上的功夫，跟气度有什么干系？这十多年来，却不由得我不信了。兄弟，你心地忠厚，胸襟博大，只可惜我师哥已经逝世，否则他见到你一定喜欢，他那一身盖世武功，必定会尽数传给你了。”

周伯通的这段话，其实解释了郭靖的武功能登峰造极的原因，同时也是在讲超越自我的重要意义。金庸笔下的大侠，我最喜欢郭靖，原因就在这里。以郭靖的武功，做一个独孤求败丝毫没有问题，这从他后来让江湖中人闻风丧胆就可以看出。但与独孤求败不同，郭靖能走出恩怨情仇这一狭窄的个人圈子，向救国救民的民族英雄这一道路前进，从而成为“侠之大者”。郭靖的成功，值得每一个人思索。

打折的人生

随着商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商业竞争日益激烈。作为一个新的竞争法则，打折在商品营销中越来越常见了。九五折、八折，这样小小的让利，竟真的启动了人们的购买心理，实现了商家多销的目标。精明的商家，也在打折上翻新花样，推出可以用来打折的优惠卡、贵宾卡，人们更是趋之若鹜。

我有时弄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明明知道，享受所谓的打折其实得不了多少便宜，可购买欲望还是被高高提了起来。大学时，常有一些书店到我们学校销售堆在书库里卖不出去的书，提出的条件就是七折或八折。同学们都兴奋不已，一会儿就挑了一叠。现在想起来，觉得十分好笑，那些书本就不贵，所以打折更是便宜不了几个钱，但每次有这样的书卖，都要去买，真像被书店老板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可怜玩物。看来，打折的确是一个很妙的商业法则。

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现象，但它不像买东西的折扣那样受欢迎。一位朋友曾满腹牢骚地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努力奋斗争取的东西，与原先的目标相比，总要差一截，一点也不完美。比如，凭自己的实力，初中毕业完全可以考上省重点高中，但结果只上了市重点；高中时，老师和同学都说我是考北大的料，结果却只考上一般的重点大学。”

我对这位朋友的话，完全理解，因为我也是一个常被折扣的人。例如读书时的每一场考试，都是本可以考90分的，但交卷后，总莫名其妙地被这儿扣一分，那儿扣一分，最后只剩80分。我的另一位同学却不然，他的成绩本不如我，但他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就是每次都能超常发挥，结果只能考80分的他，却莫名其妙地考了90分。所以我总不服气。

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却一点也不同情我，他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很让我生气的话：“你应该想想，你是不是真的能考90分，我怀疑你说能考90分只不过是你的错觉。”我为这话生气了好几年，直到现在才发现他说的其实有道理。人们总是这样，对世界抱着美好的幻想，觉得事实应该怎样怎样，却很少想到世界是一点也不会因为这些想法而稍作改变的。好像你觉得地球应该向西转，但它就是不听你的。这是一个永远都让人无奈的悲哀。

金庸的小说里，经常有世界太强大而个人太渺小的感叹（我觉得这正是他的小说感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杨过不只一次地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发现，人生常被打折，只有十之一二能够兑现。另外一句同样悲观，我忘了是在什么地方看的，大意是：人力有时而穷，心中所想之事，十九不能做到。由此看来，世间很多事，只能想想，不能当真，否则就会失望，因为它们是要大打折扣的。

读魏晋时期的诗，也感到这种被打折扣的深深无奈。那时有一个反复吟诵的主题，就是宇宙无穷，人生有限。所谓“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慷慨惟平生，惜逝忽若浮”……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其实就是不敢对人事抱太高奢望的痛楚。看来，这些古代文人的一生，也是常被打折的。

有一句很通俗的话，经常被用来劝奉别人，即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希望越大，被打的折扣就肯定越大。至此，我们似乎找到了常被打折的原因：理想太高。

所以，若是不想被打折，最好是不要有太高的理想，甚至不要有理想，

得过且过，就像苏轼老先生那样不对万物有所待，所谓“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但这观点太消极。实际上，苏轼本人也并非真的按此行事，他的一生总的来说还是很积极的。他出此言，只不过是贬官黄州，忧愤难平而发出的牢骚。

于是顺着传统的思维模式，很自然地得出结论：设计理想要实事求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能干多少，就干多少，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这话说起来容易，但操作起来却相当困难。且不说真正弄清自己的实际情况有多难（西方自古以来，就有“认识你自己”的梦想），就是弄清之后，怎样规定它与理想之间的兑换标准更加难以知道。所以最保险的办法似乎是，尽可能把理想定低一点，去收获意外的惊喜。就像执行一个本不太难的计划，最后总有超额或者提前完成的喜悦。

我是极力主张不妨把理想定高一点的，那样永远不会使人满足。我还以为打折是很正常的，而且打得越多，说明人生更积极。那种怨恨打折的人，是太重结果，太把成功当一回事了。

翻阅近现代西方哲学著作，就会发现西方哲学家是很注重人生的过程，而不注重结果的。所以那些著作虽然充满一种让人无奈的灰色，却有一种能打动人的悲剧深度。

被打折扣不是遗憾，没有打折的人生才是真正的遗憾。我喜欢那种一生都壮志未酬的感觉，它能永远激发人们奋起的冲动。我喜欢打折的人生。

赶上这班车

在我的磁带库里，有首英文老歌《Fivehundred miles》，翻译成中文就是《五百里》。我经常翻出它，放出那单调而苍凉的歌声，每到这时，我总有一种深深的感动和沉醉。

记得大学刚听这首歌时，我还觉得歌词重复得难以接受。比如开头“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you will know than I'm gone”，就是一句废话，如果你错过了我所乘的火车，你肯定知道我已经走了。按现代汉语老师的观点，这两句只需保留一句就可以了。我将这些看法同室友们讨论，竟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当时，我甚至还浅薄地以为，它只比那首只有一句话的“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所谓“歌曲”稍好点。

随着失去的东西不断增多，我对这首歌的看法也在不断改变。有一天，竟听出一种想流泪的感觉，才发现它反复吟唱的，原是一种对人生各种失去的深深叹息！这时才明白自己真正听懂了它。

我觉得这首歌很像是命运之神坐在一列火车上，幸灾乐祸地对着拼命赶到车站却依然晚点的人讲：我已跟你讲了，不要错过这次车，但你就是不听，结果怎么样？我已经走了，不会等你的。于是，赶车的人只有痛苦流泪，只有追悔莫及。

在人的一生中，这种晚点的事情很多。大学毕业时，学校要对毕业生的思想状况进行调查，作为以后分配工作的参考。由于毕业生太多，就叫每个学生写一篇文章，总结大学四年的得失。我当时想了又想，觉得虽然得到的东西很多，但失去的更多，可具体失去了什么又说不出，只觉得有很多该做的事没做，反正大学不应该像已经过去的四年那样度过。于是，我写了一句很抽象的话，“好像这四年一直在赶车，可总赶不上，总是到了车站，才发现车已开走”。

我真的是有感而发，好多的机会，我总是没抓住。比如，有一次班上评奖，我回家了，结果就没有评上，当然这还是小事。但也有大事，比如找工作时，北京的一个很好的单位叫我去考试，可我因为接到通知太晚而作罢，虽然明白真去了那单位未必是好事，但总归失去了一次可能进京的机会。

中国有句俗语“过了这村，没了这店”，意思与《五百里》差不多，就是讲必须抓住机遇。但仔细品味，就发现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过了这村，没了这店”说得更简单明了，因为机会就在眼前，看你抓不抓（住不住这店）；而《五百里》毕竟有一丝无奈，一种想抓住机会都不可得的无奈。

几乎所有的成功都与机遇紧紧联系在一起。可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日本抓住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技术革命这一历史性机遇，加速发展本国的教育和高科技，一跃而为一个当今世界谁都不能忽视的国家。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理想与机会是同义词。你抓住了机会，就可能实现理想；否则，就要等着下一个机遇的来临。但这种等待经常是漫长的，有时甚至一辈子也等不到。就像一颗彗星，虽然会光顾地球，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眼福能看到它。所以我对彗星，总有一种很严肃的感情，觉得观察它的光顾是一种很悲壮的行为，因为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它了。

我有一位表哥，各方面十分优秀，一心一意要当中国的政治家。读大学时，深得老师的看重，当了很多很出风头的学生官。毕业时，学校要保送他读研究生，他不干，迫不及待地参加工作了。他觉得读研是很容易的事，凭

他的实力，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不久他发现，他的学历在他供职的机关太低了，用他的话讲，那里是藏龙卧虎，自己根本算不了什么。于是，又想考研究生，再深造几年。但考了一年又一年，至今仍未考上。他对未读送上门的研究生，是追悔莫及。

所以人们梦寐以求的成功，常常系于一个稍纵即逝的机缘，抓住了就成功了。我不知在哪儿看过一本书，讲的就是抓住机遇的问题。其大意是，现代社会的竞争，看起来发生在知识、经济实力等方面，实际上，却是机遇的竞争。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使人们在竞争的硬件方面都很平等，于是，决定胜负的就是机遇了。谁抓住了它，谁就获胜。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这一生很短暂，机遇降临的机率很小，所以碰到了，就一定要抓住，说什么也不放弃，那么人生可能会少很多遗憾，多很多成功。

以前在《读者文摘》看过一篇文章，很感动，所以至今依然记得。大致内容是，两名同学（大学生）相互爱慕已久，但碍于面子，始终没挑明。两人在相互的折磨中过了一天又一天，一转眼要毕业了。最后的一堂课完了，他们都没有立刻走开，显然都是在等着什么。过了好久，男生还是不敢表白。这时，女孩不耐烦了，准备离开。男生急了，一想到她走后，可能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就鼓足勇气，疯了似地抱住女孩说：“我爱你。”于是，他获得了一生的幸福。

在读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的心总是紧张地随着男生的感觉而跳动，最后竟憋出一身汗。我似乎见到他像抓住一颗救命稻草那样，紧紧抓住女孩。真为他感到欣慰。

但如果当时，他让女孩走开了，可能那女孩一生都要唱“ If you missthe train I ' mon, you will know that I ' mgone ”了。

想起浮士德

浮士德是歌德笔下的一个人物。他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永不满足，用黑格尔的话讲就是追求“自我的无限扩张”。

不知为什么，一谈起理想，我就不由想起了他。作为一个永不满足的精神象征，他的确值得大书特书。他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他与魔鬼靡非斯特打了一个赌，如果他尝尽人生的一切感受后，最终承认自己满足了，并决定放弃永恒的奋斗，那么他就心甘情愿地被打入地狱。

于是，靡非斯特就想尽一切办法来引诱浮士德。他带着浮士德去云游世界。先是让浮士德喝了女巫的魔汤而返老还童，和一个女子甘泪卿恋爱，但甘因误毒死母亲和溺死自己的婴孩而发狂，这段爱情以悲剧结束。

接着浮士德到了宫廷，在魔鬼的帮助下，他用发行纸币的方法帮助皇帝解除了财政危机。他又借助魔法使古希腊美女海伦现形，并与之恋爱结合。不久，海伦悲苦而逝，只留下她的衣裳化为浮云托着浮士德回到北方。

最后，浮士德因助皇帝平息内乱，而在海边得到一块封地，他发动人民填海，企图创造一个新的乐土，为人类造福。在这种伟大的事业中，他满足了而倒下死去，于是靡非斯特依约带走了他的灵魂。这时上帝遣天使来把他的灵魂抢救出来，并带归天界。

这部作品很富哲理。在浮士德如暴风雨般的性格感召下，大地之神站起来将汹涌起伏、沸腾不止的人生巨釜端到他面前，他正准备跳进去将其掠为己有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真理：他的想象可能穷极宇宙，但生活永远也不能穷尽一切。于是，他瘫倒在地。

这里，道出了人类悲剧的根源，也就是所谓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人们尽可以在想象里把一切设计得很好，真正要实现却很难，或者是即便实现了，也会发现与原来的设想相比，得到的大打折扣了。

这个时候可能出现两个结果：一是满足了，放弃永恒的奋斗；另外就是，一点也不满足，继续奋斗，所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浮士德就是后一种人。他本来就是一个在中世纪书斋里埋头苦读的老博士，但因为求知欲满足不了而苦闷。魔鬼靡非斯特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同他打赌的。浮士德认为，人的祸根就是那种永不休止水难安宁的冲动。但这种祸根是人所必需的，正如他那所谓的“智慧的最后结论”所言：

要每天去开拓生活与自由，

然后才能得到自由的生活与享受！

很难讲浮士德的理想具体是什么，它只是一种永恒的否定。无论多么新鲜的东西他都不会被长久吸引，他很快就会去追求更新的东西。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实现理想所必备的。

但他最后还是满足了。这种满足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因为它符合我们的正统观点。我至今还记得老师是这样讲解的：浮士德开始的追求都是囿于个人的小圈子，仅与个人的得失有关；后来，他在为人类造福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以他能够而且应该满足。

浮士德最后的满足并没有削弱他的悲剧色彩。他成为一个受骗的瞎子。但他丝毫没有屈服。他听见一些挖掘声，以为是在开挖他所规划的河渠，就很高兴，还命令精灵们继续干。他想得很美，却不知那是在为他挖掘坟墓。

曾看过一本书，说：“浮士德何罪之有？就是他精神上的奋斗不息。何

谓浮士德的得救？也是他精神上的奋斗不息。”他的不愿放弃斗志，不愿中止斗争，终于感动了神灵。天使将他的灵魂带回天堂时唱道：

“奋斗不息者，
我们都将拯救之。”

浮士德的得救，能给人很大的鼓舞。正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讲的那样，自强不息者最终是能得正果的。

《浮士德》通篇讲述的就是八个字：永不满足，奋斗不息。我之所以大讲特讲浮士德，就是因为理想主义太需要浮士德精神了。

人们有句俗语“知足常乐”，讲的与浮士德精神恰恰相反，叫人们聪明点，要知足，不要去追求那些似乎不可企及的东西，以免自寻烦恼。这种庸俗的生存“智慧”很害人，它也许能换来一时的安乐，付出的代价却是永远失去自身终极提升的可能性。

理想主义的可爱可恨都在这里。一方面它以一种永不满足的浪漫姿态，牵引着人们走向幸福的彼岸；但另一方面，又激荡着人们的心灵，使之经受理想难以实现的痛苦。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会如浮士德那样，忍受现世的痛苦与烦躁，去追求那也许虚无得有些缥缈的一个个理想。

初中时，刚开始学写议论文，老师常给我们布置作文，有一次的题目与理想有关。我为了寻找论据，翻遍了我所有的资料。后在一本书上，看到一段关于球王贝利的故事，眼睛一亮，赶紧用上了。这段故事讲，常有记者采访贝利，问他对踢进哪一个球最满意，贝利总是回答：“下一个。”

我把贝利的这个回答用进了文章中，并这样展开论述：作为一代球王，他一生踢进的漂亮进球肯定无数，但他从来都不满足，总是集中精力踢好下一个球。这就是永不满足，追求理想就需要这种精神。

这篇文章得到了老师的好评（所以至今印象深刻）。值得说明的是，我当时对足球并不感兴趣，连贝利是谁都不知道。班上有几个足球迷，听老师念了以后，不再看不起我了（他们对我这种球盲是很不屑的），还把我当做知己，主动与我探讨足球明星们的得失。

我简直有点爱宠若惊。但我真的从那以后，爱上足球了。不单是因为同学们对我的重视，更是我从贝利的话中体会到了足球的魅力——那种永远都不会让人满足的力量之美！

无处长跑

从前读中学时，最怕体育课的千米长跑测验。主要还不是体力跟不上，而是因为那种测验方法让人紧张。可能是为了节省时间，老师让几十人一起站在跑道上，一声哨响，大伙儿就倏地冲出，你挤我，我挤你，在那么狭窄的跑道上，真是有劲也使不上。很有几次，我真的想加把劲冲一冲，但就是有人在前面挡着道，急得我真是没办法。我虽有劲去冲刺，但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超越前面挡道的人。于是，只好委屈地在后面跟着。

我向老师反映，建议他别让大伙儿都一起跑。他却笑着说，这是鼓励竞争的有效措施，“你超过挡你道的人不就行了？”听了这话，我真是哭笑不得。老师的话当然没错，可问题是我无力超越前面的人，却又想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跑出好成绩时，有人占道，让我无处长跑。

多年以来，这种无处长跑的感觉一直跟着我，仿佛自己想放开手干点什么的时候，总有人在旁边掣肘，使我有劲使不上。

譬如，大学的时候，我当学生记者团的团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很想组织大伙儿轰轰烈烈地干点名堂出来。我首先想办一份报纸，作为我们练笔的阵地。这个想法曾让我激动得几晚睡不着，好像这将是一桩永载本系史册的伟大事业。但我找有关老师谈的时候，他却不怎么支持，理由是学校已经有了校报，再办一份似无必要；再说经费问题也不大好解决。他说你们利用好学校的校报和广播台就行了。我被打击得灰心丧气，真想辞职不干。后来，我才知道，办报不是说办就办那么容易的，关系到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舆论导向”问题，学校对我们不放心。

但说实话，我并没有完全死心，还是想在自己的任期内干点东西出来。我想，不能办报，可以组织一些有影响的报道，引起全校的注意。机会终于来了，学校因校庆委托我们系办一份校庆特刊，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我们记者团身上。我立刻组织大家开会，布置采访任务。我为此作了精心的准备，将各种采访的对象归类，然后分到每个人的头上，让他们去各自完成。由于时间急，我们决定第二天碰头交换一下采访材料。

但第二天晚上，好几个同学没有到会，我很生气。找到他们时，他们正在慢悠悠地往回走。原来，他们去采访一个校友未遇，就顺便在市里玩了一天，我生气地拍了桌子。多年以后，想起来还隐隐后悔，怎么能这样对待同学？当团长换届时，我说了一句心里话：“人们常说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当这团长却是心力有余，而跑道不足。”我是深深地体会了那种无处长跑的感觉。

前些日子，我与一个大学同学聊天，他讲的全是牢骚话，但所有牢骚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无处长跑”。我深深地理解他。他在学校时，是很优秀的，属于那类雄心勃勃要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分配的时候，他选择去一家省报，以为那里比中央大报更能发挥才能，有更多的机会让他成功。因为他在实习的那家中央大报，看到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跃跃欲出却无从而出。但事实上，他想错了，级别低一点，并不意味着机会会多一点。报社里，一人跑一条线，谁也不能抢别人的活。有时，一条明明是很好的新闻，却不能去采访，眼睁睁地看着那事发生、发展和消失。更令他难过的是，他跑的那条线，还有一老记者跑，所以什么大事都被那老记者抢去。他说，这种老“吃不饱”的感觉都快把他憋出病来，浑身的劲不知往何处使，它们随时都可能爆发，

让他发疯。

他告诉我，这些还算不了什么，最要命的是他还必须装着很高兴，以免领导说他闹情绪。他说，以前北京申办奥运会时，有一句口号“给北京一个机会，还世界一个奇迹”，阿基米德也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都是空话。谁给你机会和支点？如果有人给，我也能做到。看着他那副失意的伤心样，我也被感染得跟着难过。

我总是想，为什么实现理想这样难？寻遍周围的人，似乎志得意满的很少，尤其是刚刚走进社会的学生。有一次，我和同宿舍的哥们儿，在电视机前调遍所有的频道还是觉得无事可干的时候，竟然触景伤怀，探讨为什么一出来总是那么失意。我们探讨来，探讨去，就是找不到答案。

突然想起从前读过的一首外国诗，具体句子已经忘却，大意是：

于是，我将脸转向苍穹

问上帝能否给我明灯一盏

上帝却闭上了眼

不要怨天尤人，没有跑道自己找。《神雕侠侣》里，杨过反复讲一句话，什么“天下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可见他的遭遇有多坎坷。比如，想练武功，却没人教，最后还被人砍去一条膀子。但他竟出人意料地练成盖世武功，就是因为他能在一切不利条件下，寻找机会，利用机会，最后终成大器。

我认识一个朋友，对他总有一种莫名的敬佩。按年龄，他是我的上一代，我常常想，他也许是他们那一代里的典型代表了：在想读书的时候，却要上山下乡；终于能考大学的时候，年龄、知识又跟不上；正能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又推崇文凭，仿佛命运总在跟他开玩笑，跟他闹别扭。但他奇迹般地过来了，而且事业十分成功。实际上他们那一代人大都很成功，大都是现在各行各业谁都不能忽视的中坚。我想，他们可能是最善于寻找跑道的人，因为他们总能在恶劣的环境下，顽强地生存、壮大起来，不是有很多人硬是凭着自己的毅力，赶上了考大学、考文凭等一个个浪头吗？

他说过一句话，“事在人为”。这本是老得发霉的劝诫了，但从他的口里说出，总有别的一番意味。

无需喝彩

读康德的传记，有一点印象很深，就是这位圣哲，居然一辈子都没有走出他的小镇——康尼斯堡。每次读到这里，我就不禁被深深地震撼了。尽管内心波涛汹涌，外表却如止水：这是一个多么孤独却深刻的灵魂啊！

大学里选修西方哲学课，那举止怪怪的教授也对康德的这一点赞不绝口。他用了整整一堂课来讲康德的生平起居，比如每天按时散步，风雨无阻，以致小镇的人们都以他为时钟；再比如，他终生未娶，孤独地过了一辈子书斋生涯。教授说得口沫横飞，摇头晃脑，那架势使一些即便不太了解这位圣哲的人，也陡生一种对他的崇拜。

在我个人看来，康德那种生活在众人喝彩之外的定力比起他哲学上的所谓“三大批判”更能吸引人和打动人。

从前读小学和中学时，老师们经常给我们讲一些名人在没有成功之前，如何刻苦，如何顽强，最后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当时，我们用得最多的例子就是陈景润，他一人身居斗室，埋头演算，草稿纸叠起来有几麻袋的事迹都不知被老师讲了多少遍，然后在一届又一届学生当中相传。这些听起来，都让我们激动不已。我们甚至萌生了立刻效仿，也去埋头刻苦的想法。

今天想来，当时最打动我们的，其实并非什么刻苦与勤奋，而是那种无需喝彩的顽强定力。我们从来就有“十年磨一剑”，“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古训，说的大概就是这个理儿。

然而，现在的不少人难做到这一点，他们希望生活在鲜花与掌声中，好像没了这些，就无从生活一样。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曾经十分喜爱文学，立志要当中国一流的作家。我跟他同学的那段日子，他写得很勤，也很辛苦，几乎一天要写上一千字。老师对此十分赞赏，经常鼓励他。他这样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我每当想起这些，就感动不已。我甚至毫不夸张地想，他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个虔诚的缪斯信徒了。

然而，多年以后，大约是去年的某一天，我在老家碰到他时，他却没了当年壮志凌云的豪气，一脸的无奈与哀伤。问及他当中国一流作家的进展时，他苦笑着回答：“亏你还记得，我自己都忘了。”原来，他写着写着，突然发现作品总是难以发表，才明白自己离作家梦还十分遥远，于是决定洗手不干了。他说：“我受不了那种只有耕耘、没有收获的寂寞，老是没有人在乎我、看得起我，我才不干哩。”他虽然这样说，但我依然从他痛苦的表情里，读出了一丝遗憾。他也许是太需要喝彩了。

我以前也是这样。几乎从小学开始，老师给我的评语中总少不了一句“不容易静下来”，同学们也说我“狂妄自大，喜欢出风头”。他们说得很对，那时候，只要可以出风头，引起别人的注意，什么事我都可以去干。比如，上晚自习故意不认真，讲一些自以为很幽默的笑话，来博得同学们的笑声。

我还记得，初一时，我代表本班参加一个歌唱比赛。在赛前，我激动得睡不着，不断设想，唱完后，人们将会如何热烈地鼓掌，我又是如何在老师赞许的眼光里走下舞台。可结果很糟，在台上我居然把词给忘了。我尴尬地站在那里，脸憋得通红。这时，台下响起了掌声，但那是嘘我下台的倒彩。虽然知道那倒彩出自几个平时嫉妒我的同学，但我依然觉得很丢人，我流着眼泪跑下舞台。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使我在以后的岁月里，总难忘却。这一毛病直到我高中毕业才改掉。说实话，我当时要考大学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想那样会引起周围的人注意我，为我叫好。1992年的那个夏天，我终于接到一所著名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我很兴奋，我觉得自己的目的达到了，现在只是等着别人的喝彩了。但当我兴冲冲地跑去告诉别人时，他们却十分的冷漠，冷漠得让人心痛。他们不放下手中的活儿，只问一句，那大学在哪个城市，或什么时候走，最多的也只是说一句“恭喜你”。

我的心凉透了，才明白自己以前将自己前进的动力建立在别人的喝彩基础之上，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周围的人行色匆匆，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根本不会在乎你。要想他们施舍哪怕一点点的掌声，无疑是一个很奢侈的想法。这也不能全怪他们，换了自己也会这样做。

1992年，也就是我刚上大学那一年，我看了一场黑豹的演唱会。那是新年元旦的前一天，系里突然给我们每人发一个小哨子，说是到演唱会上吹，吹得声音越大越好。我想，为什么要我们去给黑豹当啦啦队，莫非他们和我们系是什么友好单位？总之，在不知为什么的情况下，我们就拿着哨子去了。

但到了会场，才发现黑豹根本就不需要我们的掌声和哨声。他们从头唱到尾，没有停歇，虽然那苍凉而嘹亮的嗓音直捣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不由自主地鼓掌，但他们一点也不在乎，依然自顾自地唱着、唱着。这时，我想起现在文艺晚会或其它场合，常有一些演员不知是真是假地喊：“给我一点掌声，再大声一点好不好？”该是多么的俗不可耐啊。

中国的摇滚乐队，我最喜欢黑豹，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常常觉得，他们是奔着理想，在人们的愤怒与唾骂、嘲笑与冷漠中一路走来。他们是无需喝彩的英雄。

有一天，我将这一观点同朋友们交流，他们却不同意。他们说：“人是需要喝彩声的，不过不是让别人喝彩，而是自己为自己喝彩。”这话听来，真是精辟之至。就像黑豹，他们如果不是自己给自己打气喝彩，能走到今天吗？

我有一位擅长演讲的朋友，经常讲得让听众忘了东南西北，然后不由自主地发出掌声。但这位朋友讲起他成功的经历时，却说：“我当初很希望有听众的掌声。但就是没有，于是我很难过。后来，我开始学会自己给自己叫好。你不是需要别人为你喝彩吗？自己在心里给自己喝彩效果是一样的。自从学会自己给自己喝彩，我就变得自信了许多，最后，还真得到了别人的喝彩。”

朋友的话听起来有点庸俗，但他讲的自己给自己喝彩则很对。奔向理想从来都会遇到艰难曲折的，这个时候不要奢望别人来帮你，或者给你些掌声和鼓励，就自己给自己一点喝彩，最终总会走过去的。

理想主义，无需喝彩。

理想主义者不是独行侠在人们的印象中，理想主义者似乎是特立独行的人，他们不屑于向世俗低头，不愿与世人为伍，我行我素，是不折不扣的独行侠。

的确，理想主义一词似乎总与世俗格格不入。以前读书时，曾有几个同学围绕什么是理想主义者进行过讨论。一位高年级师兄慷慨激昂地说：“理想主义者就是理想的殉道者，也就是为了理想可以牺牲一切美好的东西，比如幸福、爱情，甚至生命，他会丝毫不在乎人们对他的看法，只是一意孤行

地去为理想而奋斗。”

这位同学的发言，得到了广泛赞同。临到大学毕业时，他果然选择去了西藏，他说他的事业在那里。转眼好多年不见了，也不知他在那儿干得怎么样。不过，他对理想主义的理解，我不敢苟同。

在我看来，理想与孤独的个人奋斗是两回事，二者不应等同。首先，从大的方面讲，理想是不能脱离社会的，任何脱离社会的理想都是渺小的。我们平时谈论理想，总是讲将来干什么，这其实只是一种个人理想。如果脱离整个社会大背景，再美好的个人理想也白搭，只不过是空中楼阁。

举个例子，也许慈禧太后的生活达到了清朝人的最高理想，因为那种荣华富贵实在是登峰造极，不能不令当时的黎民百姓叹为观止。他们也许会傻傻地想，如果这辈子能过上慈禧那样的生活就算没有白活了。这样想，很正常，相反，如果不这样想，倒不正常。他们的这种理想，完全合情合理。

然而，如果现在谁还羡慕慈禧的生活，甚至将之当作理想，恐怕就要传为笑谈了，因为慈禧的那种生活在今天看来，一点也算不了什么。她没有吹过电风扇，没有坐过飞机，没有坐过小轿车……这些现代生活，她是连想都没想过的，我们却轻而易举地享受了这些。所以，轮到慈禧羡慕我们了。

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人的理想总要以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为基础，否则只能流于空谈，甚至显得荒唐可笑。

实际上，也不是所有理想都值得赞美。有不少人老是囿于个人的小圈子，他们的理想也就自然地显得狭隘和渺小。比如有人希望一辈子过舒适日子，有人希望有一辆奔驰 800，还有的人希望娶一个漂亮老婆。作为一个个人的奋斗目标，或者说作为一个个人理想，我们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对；只是将它们与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它们显得那么的卑琐与渺小。

我从来都认为，个人理想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理想。好像是马克思讲过，人只有为了同时代的人的完善、为了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他自己才能达到完美。这话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讲透了。

80 年代，曾有过一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大讨论。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就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这套用到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上来，完全合适。比如，一个人从小就有个当科学家的理想，为此他一直在进行不懈的奋斗，最后终于真的成为一名科学家。这时，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为了自己，因为他实现的是个人从小就树立的理想。而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他却是为了社会，因为他的课题也许是整个社会急需的，他当了科学家也自然会为人类造福。

所以对待任何个人理想，我们首先要它符合整个社会的需要，然后再通过主观为自己，来客观为社会，以提升个人生命的质量。

我读小学时，参加过一次朗诵比赛。老师给我挑的段子是课文《桂林山水》。但我嫌长，就私下回家找段子。终于在哥哥的一个笔记本上，看到保尔的一段话，不长，但很上口。我朦胧地觉得这段话很有振撼力，就用它了。上台那天，我情绪饱满，铿锵有力：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当他临死的时候，他可以自豪地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神，都献给了人类最光辉的事业。”

老实讲，当时我对这话并不真的理解，我甚至还不知道保尔是谁。但当

我读完后，老师们都惊喜地看着我，似乎我干了一件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很奇怪。多年以后，我再想起这件事，才弄明白。原来，他们是惊讶一个十岁的孩子居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宣读他的共产主义理想！

社会主义理想也好，共产主义理想也好，听起来似乎是唱高调，但它真的是提升整个人生的必要条件。如果个人理想与之相悖，不仅显得渺小，而且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难以想象一个独行侠会拥有与社会需要一致的理想。

独行侠的个人理想，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很不稳固，很容易倒塌。不少人因为没有实现理想而意志消沉，痛苦不堪，就是他们的理想脱离社会，仅从一己出发的必然结果。在他们心中，除了个人的得失，也再难找到别的奋斗目标。所以一旦个人理想破灭，就会感觉如世界末日来临，整日怨天尤人，甚至产生一种幻灭感。可见，脱离社会的个人理想，是很脆弱的，是经受不住打击的。

我说理想主义者不是独行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任何人要实现理想，不可能脱离社会和人们的帮助。孤独的个人奋斗总是力量有限，俗语“一个好汉三个帮”，说的就是这个理。

我从前信奉万事不求人，以为一切只能靠自己，干什么都是自己硬撑着，结果不仅疲惫不堪，而且收效甚微。比如，高考复习时，我觉得自己是学习尖子，没有必要与别人为伍，尤其是没必要同一些根本就没希望考上的同学在一起耽误时间。于是一个人蛮干，认真做老师布置的题目，认真看自己的复习资料，有不懂的也是一个人在那儿埋头苦想，根本没想到向同学请教。后来，老师及早发现了这一苗头，对我进行了很严肃的批评。于是，我又开始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他们有什么好的资料，都借给我看；我有一些不懂的，他们中总有人能帮我解答。最后，我的成绩直线上升，终于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

这件事，使我深刻地明白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任何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他们都可以向我们提供帮助。也正是这件事，使我坚信理想主义者绝对不是独行侠。

自己的感动

在西方古代神话中，有一个很著名的悲剧人物——西绪福斯。关于他的故事是这样的：

由于他得罪了上天，上帝罚他服一种艰苦的劳役，就是不停地将一种巨石往山顶上推。但每次快推到山顶时，神又故意将巨石推下，他又得从山脚重新开始。如此不断循环，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这个故事以其强烈的悲剧色彩，感动了无数人。西方著名存在主义思想家加缪，为此专门写了一本名叫《西绪福斯神话》的书。在这本书里，加缪说神有理由认为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在他的笔下，西绪福斯成了悲剧命运的化身，是一个典型的受难者形象，从而成为一种与命运抗争的人类精神的永恒象征。他是人类为实现理想在各种条件下艰苦奋斗、摆脱厄运的永恒写照。从中，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巨大的悲壮和激励。

曾听人讲，人不怕苦，可不能老苦，只要有一个盼头，再苦再累也可以挺可去。但西绪福斯经受的则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苦难，似乎看不到一点苦尽甜来的曙光。西绪福斯神话的感人与悲壮，也许就在这里。

这种故事在中国也有。我们民间就有吴刚伐桂的传说。大意与西绪福斯神话差不多：吴刚因为得罪了天神，受到了很严厉的处罚，那就是关在广寒宫里砍那颗桂树。他每砍一下，刚砍下的刀口又立刻愈合，如此永无止境地砍下去，永无砍倒桂树的那一天。这个传说，因为有美丽的嫦娥介入（所谓嫦娥相伴）而蒙上了一层十分迷人的外衣，从而减弱了它的悲剧色彩，人们也就不大容易感受它震撼人心的巨大悲剧力量。记得小时候，听妈妈讲这个故事时，我还经常陷入幻想：如果我是那个吴刚该多好，那样我可以永久地住在广寒宫，还可以有美丽的嫦娥常相伴。已记不得，有多少次就这么傻傻地对着月亮发呆，这么傻傻地遐想。

但后来，读了西绪福斯的神话后，我突然掀开了吴刚伐桂的美丽面纱，一下子发现了它巨大的感人力量。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支撑他们将那永无尽头的苦役继续下去？

人们对此见解不一，其中最深刻的也许是加缪的分析了。他说，当西绪福斯“朝着他不知道尽头的苦难”走去的时候，“就是意识的时刻”，此时“他高于他的命运”，“他比他的巨石更强大”，因为“每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支持着他，那他的苦难又在哪儿”？所以“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我曾经一度对此深信不疑，从而在与同学们讨论的时候，也持加缪的观点。因为，一想到人们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而陷入无边的空虚与迷茫，就不能不承认西绪福斯以及吴刚的幸福，从而羡慕他们生活的充实，虽然他们生活的意义有多大很值得怀疑。

但后来年龄大了，曾经苦苦追寻的许多东西都相继失去，我因此体会到了生命深处的一种悲痛。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每一次夜里心中悲愤难平，甚至眼泪就要夺眶而出，我总是忍住了。到了第二天，依然把皮鞋擦亮，再披上笑脸，融入匆匆的人流。这与西绪福斯有什么两样？

但我一点也体会不到所谓的西绪福斯式的幸福，有的只是一种巨大的厌倦与难过。我也不知是什么让我如此硬撑下去。也许是理想，但此刻它遥远得不可企及，怎么可能产生那么持久的驱动力？

有一天，和朋友聊天。这哥们儿好多年以前就要考研究生，可好多年过去了，他还是没考上。他说，为了考上这研究生，他牺牲了一切：工作、家庭、甚至前途……但他总是不停地考下去。开始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坚强的毅力。可后来，他突然明白，他是被自己感动了，被自己那种屡败屡战的悲壮感动得欲罢不能。

朋友的话让我心中突然一亮，才明白那个自己久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其实就是自己被自己深深感动了。我想，西绪福斯和吴刚之所以能坚持下去，也许根本就不是加缪所说的那种幸福（我对那种幸福一直抱深深的怀疑，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因那样而幸福过，相反是感到巨大的悲痛），而是源于他们自己的感动。这个世界能让自己感动的人和事已经很少了，所以源于自身的感动才显示出那么强大的力量。

只有被自己感动，才可能不顾一切地追求下去。理想的感召力，也许正通过这种感动来实现。因为要实现理想，肯定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从而有不少被自己感动的事情。这样，能否最终实现理想，已显得不重要了。人们只是凭着一种本能，奋斗着，痛苦着，也幸福着。

我为写这本书翻资料时，突然翻到一张学生时代的校报。纸张已经泛黄，但文章看得很清楚，我随便浏览一下，才知道自己保留这张校报的原因是，上面有自己的一篇习作，题目正是《自己的感动》。一种十分复杂的感情，涌上心头，遂抄录于下：

曾经站在夕阳下，看落日一步步走向死亡和沉寂，心里顿生一种感动，为那西天的如血残阳，深沉、肃穆而又悲壮……夕阳以它最后一片辉煌告诉我生命的不可战胜。

于是，我想到了自己。我曾满怀少年壮志，笑问天下谁敌手。可是，最终才发现这只是好梦，正如春天的好花，开不到夏日，便要凋零。但是，我依然追求，像夸父追日一般狂热，精卫填海一样执着。于是，我流泪了，我是为自己的执着与狂热而感动得流泪。这时，我觉得自己狂热执着的追求正如夕阳，虽然最终落空，但仍以它的轰轰烈烈感动着我……

十几年的路就这样走了过来。笑过，哭过，爱过，恨过，这一切都缘于那个自己的感动。曾多次深深地忏悔：此生负过多少人，亲族、师友、爱人……但同时，我也为自己尚有这样一個纯洁善良的灵魂而感动。于是，就更认真地去走下一步的人生，只望少负一些人。

我想，即便此去的人生不断地重复演出一幕幕悲剧，我也要认真演下去，因为我已被自己感动得别无选择了，实不忍辜负那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感动。

文章写于三年前，自己正是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我实为自己那时并无多少感受却写出这种文字而惊讶，我想现在恐怕叫我写，也写不出来了。

卷土重来未可知

公元前 202 年，楚汉战争以刘邦取胜而结束。那天，项羽被汉军追到著名的垓下，剩下的 800 名余兵残卒劝他渡过乌江，招兵买马，重振旗鼓，以卷土重来。他们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乌江亭长也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但项羽拒绝了。他觉得一点东山再起的希望都没很多后人都会为项羽惋惜不已，但也有对他不渡乌江赞叹有加。有，再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拔剑自刎。一个“起兵八岁，身经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的农民起义英雄，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很多后人都会为项羽惋惜不已。唐朝诗人杜牧曾在《题乌江亭》中这样吟叹：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的确，项羽自己放弃是很可惜的，如果他渡过了乌江，说不定还真的可以卷土重来。但也有人对他不渡乌江赞叹有加，比如宋朝词人李清照就写过这样的千古绝唱：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但这种赞叹是纯精神上的，或者说无论项羽之不过江东有多么高的美学价值，但总是不能改变失败的事实，所以项羽的悲剧再感人，也于事功无补。

项羽是钻了牛角尖，被暂时的失败遮住了眼，看不到一点成功的希望，实在太可惜。历史上与他经历相似，但结果大相径庭的人多得很，越王勾践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前 494 年，吴王夫差大败勾践。被围困在会稽的勾践含羞忍耻，选美女八人送给吴国，表示愿意称臣求和，得到吴王夫差的许可。有些野史还讲，勾践曾为夫差放马，夫人也被吴王夺走。

但勾践没有因此消沉，相反以此为动力，奋发图强，休养生息，“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汝忘会稽之耻邪’？”并用范蠡、文种“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政策，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国家逐渐强盛起来，“民俱有三年之食”，于是兴师伐吴，以雪会稽之耻。在举国“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的雪耻气氛下，终于在公元前 473 年，打败吴国。

唐诗人吕温写过一首《读 勾践传 》，对勾践包羞忍耻、卷土重来大加赞赏：

丈夫可杀不可羞，如何送我海西头？

更生更聚终须报，二十年间死即休。

唐人刘禹锡有一段有趣的经历。公元 805 年，他因与王叔文革新集团有牵连而贬为朗州司马。到 815 年，他又被召回，很有扬眉吐气之感。于是，出游玄都观，有感于去京十年，朝廷提拔了一大批人，写下了“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的诗句，不料他又因这首诗被贬连州。到 828 年，他再度被召回长安。这次，他想到打击他的政敌，有的死去，有的失势，而自己始终坚贞不屈，终于东山再起，很有卷土重来的解恨之感，于是写下了著名的

当我们遇上挫折的时候，要愈蹶愈强，调整自身，以期卷土重来，而不

要一蹶不振，放弃成功的机会。《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我讲这些陈年旧事，就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当我们遇上挫折的时候，要愈蹶愈强，调整自身，以期卷土重来，而不要一蹶不振，放弃成功的机会。

实际上，失败也并非坏事，它至少可以教会人们很多东西，使人变得无比坚强。金庸笔下出现多次的世外高人独孤求败，其武功不言自明，但他达到这种天下第一高手的境界，则是经历无数失败磨炼的结果。我在另外的书上看到，独孤求败的绝招——独孤九剑，全由以前和别人交手时的败招中变来，因而总能出其不意，使人防不胜防，遂无敌于天下。从这种来历看，独孤求败未成功之前，是经历了无数的失败的，但他记住了每一次失败，并从中吸取教训，终于卷土重来，成为天下第一高手。

著名围棋国手马晓春，曾屡次夺得国内围棋“名人”称号。按照约定，中国的“名人”要和日本的“名人”进行一番较量，看谁的水平高。说来也怪，中国的“名人”老让马晓春当，日本的“名人”则老给了小林光一。两位都是各自国内的顶尖高手，碰到一块儿自是一番龙虎斗。但一连三载，马晓春都被小林光一下得惨败，国内的围棋爱马晓春百感交集，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好者都沉不住气了，纷纷要求马晓春让位给别人去下，不要占着茅坑不屙屎。

这时，马晓春虽然也输红了眼，但他一点也没有放弃，他自信总有一天可以战胜小林光一。面对国内激动的围棋爱好者，他平静地说：代表中国参赛的资格，不是谁送给他的，而是他靠实力得来的，因为他是中国的“名人”，如果谁夺得了“名人”称号，他可以让位。他说得在情在理，人们也就没话可说了。

连续遭受失败打击的马晓春，仔细分析自己在每一次失败的原因，找来小林光一的所有战谱进行研究，最后终于在第四次交手的时候，战胜了对手。马晓春百感交集，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要感谢小林光一，是他教会我如何面对失败以及怎样战胜对手，经过连续多年失败的磨炼，我已经不怕任何强手了。

马晓春曾经一直是我的偶像，他的胜利同样使我明白，在遭遇失败的时候，一定要顽强地坚持下去。有时，很可能有柳暗花明的奇迹发生。

古时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讲的就是失败与胜利的辩证转化关系。就是那个后来死也不肯过江东的项羽，早年也深懂此理。在著名的巨鹿一战中，楚军以一当十，劣势自不待言，难道坐而待毙？这时，项羽要求士兵破小和尚虚竹无意中点了自己一块棋，玲珑棋局方得破解。釜沉舟，不作生还的打算，结果士气震天，一举击溃敌人主力，他也“威震楚国，名闻诸侯”。

在金庸的名著《天龙八部》中也有这样的例子。神算子苏星河摆下玲珑棋局，邀请天下高手破解。段延庆、慕容复以及段誉相继无功而退，就是不懂这个道理。后来，小和尚虚竹无意中点了一子，吃掉自己一块棋，玲珑棋局方得破解。原来，破解的秘方就是先将自己杀死，然后才能求得生机。

当然，在失败的打击面前，要坚持，并不是说一条死胡同走到头，在一棵树上吊死。这时，如果及时找出失败的原因，及时调整下一步的方向和策略，是完全可能成功的。

以前，我哥哥有一个同学，高考考了四年还没考上。人们都佩服他的毅力，同时建议他想想为什么总考不上。这一点拨，竟真给了他柳暗花明的奇迹。他才发现，自己并不善于理科，所以放下“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念头，抱起历史、地理读起来，改考文科。终于，在第五年考上了。

他上大学的时候，很高兴地说了一句“不要一条胡同走到黑，但也不要随便放弃，应该相信总有成功的一天”，这话至今我还记得。

生活在别处

——一位朋友曾跟我发牢骚，说他从小时候起就不断设想未来的生活会怎样美好，并一直在为此奋斗，可现在竟发现生活是那樣的平庸、停滯，于是十分失望。明明知道生活不应该这样，但它毕竟该怎样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只能让岁月在这种平庸的反复中一天天流逝。

朋友的话引起了我的深思，不禁想每一个人都遗憾不能过其他的生活。起从前看过的一篇小说《生活在别处》。当时，我刚上大学，学校里很流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我凑着热闹读了一些，《生活在别处》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小说讲述的道理，正如题目所言：人们的周围是没有生活的，或者说我们日常所过的那种生活，不是生活，真正的生活永远在别处。

书中说：“你的生活是由你选择的职业和婚姻所决定……我们选择了这个方法正如你选择了你的命运，你我的选择都同样是不可改变的。然而，每一个人都遗憾不能过其他的生活。你也会想过一过你所有未实现的可能性，你所有可能的生活。”所以，生活在别处。

读这篇小说时，正值青春年少，浑身有挥洒不完的激情，第一次读到对现实生活如此否定的作品，于是激动不已，“生活在别处”也成了我们的口头禅。只要我们需要与学校日常规范闹别扭，就会说出这句话。记得我们寝室有一同学从来不叠被子，多次遭学生会的批评。有一次，大概是看了这本书之后，竟叫喊“生活在别处”，意即如果他真到了那个“别处”，自然会叠被子的。这当然是狡辩，但足见“生活在别处”是多么地受欢迎。

一转眼，好多年就过去了，其间经历了许多，也看到了许多，更加明白生活在别处的道理。如果说，以前讲生在几乎可抗拒的平庸现实前，我们大概只能拿生活在别处来自我安慰了。活在别处是出于一种激情的话，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无奈了。只要想想我们曾经对生活所作的美妙设想，以及生活让我们的深深失望，就不能不佩服昆德拉的睿智。在几乎无可抗拒的平庸现实面前，我们大概只能拿生活在别处来自我安慰了。

大学毕业的时候，几个分配不太理想的同学一起喝酒。当时，大伙儿都挺难过，一杯下肚，不禁悲从中来。一个曾经有好多幻想的同学似乎终于接受了去一家小厂作宣传员的事实，几乎哽咽着说：我一点都不怕了，生活在别处，我将来天天忙着出黑板报的工作只不过是谋生的手段，我可以在别处还有自己的生活。他说，他可以在工作之余继续过自己向往的那种日子：读书，写文章。即使工作太忙，没功夫照顾自己的爱好，也可以在想象中留一块空间安排向往的生活，坚决不向世俗投降。

这话很让我耳目一新。才明白“生活在别处”虽然是一种无奈的自我安慰，却真能激发起人们拒绝现实、抵抗平庸、为理想而持续奋斗的勇气。

理想与现实总是不可避免地冲突着，所以，追求理想势必受到现实的困扰。这时，生活在别处的意义就是在“此处”实际的生活里，为理想留一块地盘，不让它在岁月的磨蚀中失去光芒。正如书中主人公所言：“最糟的不是最糟的不人世不自由，是人们忘却了他们的自由。人世不自由，而是人们忘却了他们的自由。假如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那我们至少应该改变我们的生活，自由自在地活着。”

虽然在“别处”的生活是美好的，但我们无时不处在“此处”平庸、枯

燥的生活中。这是一种无奈，这时需要抗争。昆德拉在书中举出了很多例子，比如兰波（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为了逃离家庭，从家乡跑到巴黎；莱蒙托夫为了逃避上流社会，投身军营来到高加索；雪莱为了宣传自由解放，带着传单前往爱尔兰。他们勇敢地与现实对抗，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在别处，必须向那个“别处”奔跑。

环顾周围的很多人，那么轻易地将日子打发，一任激情和冲动被岁月一点点磨蚀，总觉得不可思议，难道他们没有理想吗？这时，我方明白其实他们都曾有过美好的理想，或许还曾为此奋斗过，只是后来在生活的一轮轮重复以及现实的妥协中，让理想泯灭了。

前几年，《读书》杂志发过一篇反响很大的文章《思想史的失踪者》。作者朱学勤先生已经是我国很有名气的学界精英了，他在文中却以一种相当惋惜的口吻追寻他的那些同道——“六八年人”。1968年前后，小学才毕业的他在上海曾与一些高中生有过交往，这群人较早地对

这群人较早地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由此开始思考，发展为青年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由此开始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地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当年上山下乡的背包中，都带有一本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汉译本。从此，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难摆脱这样一种精神象征，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这无疑令人羡慕，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却过着一种很充实也很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他们之能坚持下来，无疑是因为有了“生活在别处”这一信念支撑。

然而，时过境迁，在世俗的沉浮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屈服了，放弃了那种在“别处”的生活，向“此处”的生活投降，进入小官员、小职员状态，开始抱怨生活的不公，要求生活给予补偿。他们当年的思辨能力很少转化为思想史上的精神资源，而是沦为在社会层面上夺取权力资源和生活资源的世俗经验。朱先生为此感到深深的悲哀，只能无奈地怀念当年的“六八年人”。

生活在别处，是一种多么令人幸福又多么容易让人感伤的境况！记得中学时读陶渊明的诗，经常不解：怎么他笔下的农村生活那么美，一点不像《历史》课本中所描述的魏晋那样多灾多难？比如“狗吠深巷里，鸡鸣桑树生活在别处，意味着我们永不停留，永远在寻找。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有那篇引起无数人遐想的“桃花源”，简直是一幅绝美的山水画，恐怕现在都很少有这样的农村了。

老师们对此的解释总是千篇一律，那便是“这样写仅表达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多少年都是这样，以至耳朵都听起了茧。应该说这话没错，但我总觉得诗人们的动机并不如表达一种向往那么简单，老师们的解释似乎没有讲到点子上去，就像是隔靴搔痒。

现在懂了，其实陶渊明是在讲他在“别处”的生活。它不似向往那么空幻，而是一种在他看来很实在的生活。

生活在别处，意味着我们永不停留，永远在寻找。正如泰戈尔所唱的那样：“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雾里走人生

曾看过一篇文章，讲的是某世界著名游泳运动员一心想游过英吉利海峡的经历。她第一次游的时候，遇上大雾。游啊游啊，总是看不到岸边，于是泄气了。她叫旁边开船跟着的朋友拉她上去，朋友们都觉得很可惜，告诉她马上就要到岸了，劝她坚持一下。但她不信，就是要上船。上船后不久，果然就到岸了。她后悔不迭，说：“如果当时我知道真的离岸边不远了，肯定能游过去。”第二次，她再游的时候，就不断设想，马上就要到了，于是信心百倍，手和脚都充满了力量。这一次，她游了过去。

这个故事和人的一生十分相像。我在大学时，曾写过一篇小文，名字很俗，就叫《感悟》，但至今读来，还觉得比较有意思：

人生，好比雾中走路。当你回顾的时候，不远处就是一片朦胧，于是你记不清来时的路，那便是往事——不断消失在雾霭里；

当你前瞻的时候，不远处亦是一片朦胧，于是你看不清要走的路，那便是未来——不断呈现于你的眼前，随着你不断的前行。

所以不要流连于往事的甜蜜，因为它迟早要消失于回忆的雾霭里。也不要惆怅于未来的迷茫，因为你终究会在不断清晰的雾里，找到你要走的路。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自己正年少气盛，所以字里行间透出十分的自信。实际上，人的理想在大多情况下总是迷茫的，甚至看不清一点成功的迹象。这个时候，就需要挺住，如果半途而废，真是很可惜。

高中时有过一次登山的经历，当时远远地看，山顶很近，可一旦爬起来，却觉得它很远很远。爬了几下，就不行了，于气喘吁吁中想着放弃。这时，体育老师给我们打气，不断骗我们说：“快了快了，还有几分钟就到山顶了。”每次听到这句话，就觉得很有希望，胜利在眼前，于是脚下又呼呼生风。最后，真奇迹般地登上山顶。

那次登山回来，我仿佛一下子成熟了。我写了一篇日记，大讲体会。我说这次登山，明白一个道理，那便是在关键时候不要被自己打败，一定要挺住，挺过去了，就成功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此的认识不断加深。我发现，其实很多事情看起来似乎很难，也很可怕，但真正做起来就会明白，考验人的也就那么几次，挺过来了，就海阔天空。

我们常说，实现理想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要做出牺牲。许多人就真的被吓住了，不敢有过高的理想，或者有了理想却不敢为之真刀真枪去拼，这是很大的误解。经验表明，实现理想并不难，只要在几个关节处挺住就行。

实现理想如此，坚持理想亦然。现在人们都认为，在如今这种社会背景下秉持理想是一种很难能可贵的行为。小时候，哥哥经常有同学到我家中来，我对他们总有一种莫名的羡慕，希望自己有一天也长得跟他们一样大，一样为前途而奔波。有一个个子小小的男生，我印象很深。因为他与我哥哥一起参加高考，但没有考上。后来，连续数年，屡考屡败。直到我哥哥大学毕业，他还在高三补习。奇怪的是，每次哥哥放暑假回家，他都来玩，一点也不难堪，我不知道他心里是否难过。

他跟我们聊天，说：“我就不信这大学考不上。”爸爸对他的顽强毅力很欣赏，问他为什么在多次考试都失败的情况下，还能坚持考下去。他的回答是：“就因为我一定要考上。其实补习生活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难熬，

每次痛苦的顶峰是七八月份，也就是得知高考落榜的消息的时候，总为继续考还是放弃而矛盾。有好几次，我都到一些小厂上班了。但想了想，又跑回来了。过了这个时候，我就忘了落榜这回事。所以一直考到现在。”

他后来终于考上了一所师范专科学校，现在在一所中学教书。我读大学的有一年暑假回家，还碰到了他。谈起往事，不禁感慨万千，他很为自己在每次决定是否继续考下去的关键时刻挺了过来而自豪。那天，他还告诉我一件事情，很好地说明挺过关键时刻的重要性。他说，他后来补习时也认识一个老考不上的同学，由于共同的命运，所以两人很要好。但这同学考几次就泄气了，他如今在外地打工，每次回家见了老同学就后悔当初没有坚持考下去。

那么怎样才能关键时候挺住呢？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游泳名将的方法也许很有效——不停地假想胜利就在眼前。这可能是一种自欺，却能唤起强大的生命本能，从而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奔向成功的彼岸。

中国古代有“望梅止渴”的典故，讲的是曹操带兵到了某地，士兵饥渴难耐，他就告诉士兵们，前面不远处有一大片梅树林，并向他们讲述梅子如何解渴。士兵们都馋得直流口水，也就怀着巨大希望向前奔去。可跑一段，不见树林，这时曹操就说不要急，还在前面一点。如此下去，最后硬是走过了那一段饥渴地带。

曹操是聪明的，他深知理想或者说是目标对一个人生命力的巨大激发作用，并巧妙地加以运用。我哥哥的那位同学也说，每次到学校去补习，总觉得很难过。尤其是每年9月份，很多以前的同学都走进大学校园，而自己还在补习，内心很不平衡，有时甚至想一赌气不干了。但转念一想，明年9月就轮到我到大学报到了，所以目前这点苦算什么。他这么想着，也就过来了。

人生真如雾中走路，能坚持理想是有毅力与顽强的表现。这时，就应不断地告诉自己：没什么，前面就到了！

平淡中的真意

今年春节，是我参加工作之后第一次回家过年。那天，我像赴一个重要的约会，简单收拾一下就匆匆融入南来北往的人流中。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似乎对过年有一种特别的期待，不管是什么地方，也不管旅途多么辛苦，这几天都要回到家中——这个一生开始的地方。

在飞机上，我无聊地把一份报纸翻来翻去，突然感到一种难以抗拒的疲惫。我努力想唤回儿时过年时的那份激动，却总也做不到，我为此深深地失望。我原想，这过年该是生命中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理应过得隆重和特别，但没想到自己还没到家就已经倦怠了。看来，很多东西真的永远失去了。

我是腊月二十八到家的。由于旅途疲劳，回家后先睡了一天，接着又和同学说了一天的话，然后，似乎一点准备都没有，就到了三十。那天一早起来，家里只有我和爸妈三人，我们默默地做着年饭，等着到各自岳父岳母及公婆家吃年饭去了的哥哥姐姐们回来（我们家乡的习俗，男女婚嫁后，过年要到对方原来的家里吃年饭）。我们这么等着，一直到晚上，他们才回来。于是，吃年饭，再看会儿电视，就睡觉。一年就这么过去了，一点不像儿时那样让人激动不已，让人难以忘怀。

过年是儿时一件极重要的事儿，似乎到了那一天，能得到什么很宝贵的东西似的。早早地盼望，扳着指头算，终于，腊月到了，便天天有事情干：二十五用火炮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炸蚊虫蚂蚁，二十六要理发，二十七要洗澡，为的是换个来年的清净……一直到三十夜里笑嘿嘿。正月，又开始一家家地拜年，一直拜到正月十五。

那时，过年总意味着放不完的鞭炮、敲不完的锣鼓以及串不完的门和笑不完的话题，仿佛一年所有的开心事都在这几天出现。然而，如今却除了平淡，还是平淡。

不单是过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许多自己曾全心期许的日子，曾不断设想它的来临该是多么的隆重和不寻常的日子，最后却总是在平淡中到来，在平淡中结束，只留下无尽的悲哀、失望和遗憾。

大学毕业前的那段日子，我几乎天天想着该以何种悲壮的方式结束自己的大学生涯。我想，也许会喝得酩酊大醉，也许会哭得死去活来，还可能是在老师们的一番鼓励和同学之间的相互激励后，斗志昂扬地走向新的岗位。

随着毕业期限的来临，我一天比一天激动。我这么盼望着，甚至在酝酿准备在那一天爆发的伤感。但离派遣不到几天的时候，妈妈给我来电话，流着眼泪要我回一趟家，带点新生活的必需品，另外她还有许多工作须注意的事项向我交待。于是，我请假回家了。然后，又迫不及待地返校，我想去和同学们作隆重的告别。

但回到宿舍时，才发现同学们差不多都走光了，往日热闹的宿舍楼变得静悄悄的，曾留下无数欢声笑语的宿舍也是空荡荡的。我才明白，自己的大学生活已经结束了，自己再也不属于这里了。突然，禁不住想流泪。没想到大学生活结束得那么平淡，它与四年前进这所学校时家里兴师动众送我、师兄们兴师动众接我的热闹相比，是那么冷清，冷清得近乎残酷。

我感到十分的失望。我想，一个人长大的标志，也许不是别的，就是他开始知道去平淡地生活。

周围的人们总是行色匆匆，他们也许是为了生计而奔忙，也许为了理想

而奋斗，但生活的本质，始终是平淡。大家都看得很开，越来越没有人为了一个东西而死去活来，生命中也越来越难有奇迹发生了。

大家毕业前，学校团委要大家买毕业纪念册，同学们群起反对。我当时很不理解，劝大家还是买一本，理由很简单，因为毕竟在这一生中只有一次，结果不但没有说服同学，还遭到了他们的轮番攻击。

那段日子，我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将毕业看得如此平淡，是没有意识到这次分别的特别意味，还是提前参透了生活平淡的本质？我就这么想着想着，一直没弄明白。

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的女朋友与他分手时，他觉得很不可思议，有时甚至觉得没法活下去。但过了一些日子，发现自己其实没有她也可以活，甚至活得更好。于是，分手时那种随时都可能迸发的悲痛欲绝，越来越平淡。现在，几乎忘了曾经还有这宗事。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但我相信时间的巨大力量，它能吸干一切愤怒、悲痛、欢乐和激动，还人们以平淡。这是一种很惊人的同化。

记得刚到单位报到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份的变换，整天依然像在学校时一样，悠哉悠哉。后来，就发现了很多不一样，比如，星期天会没地方吃饭，我只好去买一套炊具，自己做饭吃了。

拎着油、盐、菜、米回来的时候，心情十分的沉重。我觉得自己拎回的是沉甸甸的日子。曾经设想还十分遥远的很现实的生活，就这么匆忙地开始了，让我措手不及。好像几天前，我还觉得自己的一切才刚开始，前途正未可限量，至于油、盐、酱、米这些很现实的日子，离自己还那样遥远，以至连想一想都没有。但没想到，一切就这么开始了。那些一想就让人激动不已的所谓终极关怀，与近得不能再近的职称、房子、工资等比起来，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于是，我慢慢明白，这个世界已不大可能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了，一切都是在平淡中发生与结束，不能寄希望于靠什么特别隆重的仪式来记住那些自己曾满怀期待的日子。

买回煤气、灶具后，也就开始了买菜、做菜、洗碗、上班这些赤裸裸的日子，不再有所盼望。终于在平淡中也能收获一些意想不到的喜悦，譬如有一天根本没想到能够却真地接到了一个等候多时的电话。但喜过之后，依然平淡，不去激动地设想电话里的承诺如果兑现该是多么的不寻常。总是相信，幸福的来临总无声息。

就这么平淡地生活。

活给谁看

这个题目似乎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但它一直困扰着很多人。

我十五六岁读中学那会儿，有一个很可笑的念头，就是干什么都想引起同学们（尤其是女生们）的注意，可以说，我是活给他们看的。比如，上体育课我会故意搞出一些好笑的动作；上晚自习，我也会冒着被老师发现的危险，大声讲笑话。

我的这种状况在高一时达到极点。当时，全省作文竞赛和物理奥林匹克选拔赛同时举行，我为了证明实力，一定要同时参加这两个比赛。当时，班主任的意见是让我集中精力，专攻一门，说不定可以取得重大战果。但我不干，我说身为班上的物理课代表，我参加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天经地义，以此为校争光是义不容辞；同时，本人的作文有口皆碑，所以也没有理由不参加作文比赛。

这些其实都是冠冕堂皇的借口，我一定要那么做的深层原因是为了向同学们展示我的了不起。我天真地想，如果我同时获奖，他们一定会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老师没办法，只好同意了。

我后来才知道，同时参赛对我是一个多么大的挑战。一面要阅读大量的范文，一面要进行大量的演算，经常搞得很晚才睡。这些对我来讲都没什么，最不能令我忍受的是，居然没有人为我有信心同时参加两个比赛表示惊讶和佩服。不过，我想等我拿了两个奖，他们自然会有所表示的。

但最后，我输得很惨，只有作文拿了一个全省三等奖，物理比赛是名落孙山。这时，流言来了，说什么我要逞能，是自不量力。我很痛苦，恨不能立刻揍他们一顿，告诉他们：“要不是为了你们，我才不那样干。”

这件事，使我深刻地认识到活给别人看是多么的累，同时也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因为人家都有自己的事，忙着哩，哪有心思看你？比如我曾经想，如果我考上大学，一定有很多人表示诚挚的祝贺；但最后我真的考上时，他们却只是象征性地问一下，然后就忘了。我清楚地记得，大一暑假，我碰到一个熟人，他居然问我现在在哪里。我当时很难过，因为一年前我考上大学，他就是少数几个向我夸赞我上的那所大学是多么美的人之一，没想到一转眼，他就忘个干净！

但是现在我们周围的很多人，还是活给别人看的。他们被别人的看法牵着走，逐渐偏离原来的目标，离理想越来越远。

以高考填报志愿为例。本来，这是向理想跨出的第一步，理应十分慎重，但实际上志愿真正与理想相符的总是很少。

我有一个同学，高中时一直想当历史学家，所以将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当时的理想。他高考也很不错，分数很高，在当年上北大历史系完全没有问题。但填志愿那天，他的爸妈跟着来了，硬是不让他去读“一点用都没有”的历史。他屈服了，选择了另外一所大学的国际金融专业。时间已经过去五年了，他现在还后悔不已，因为他对金融一点都不感兴趣。

我的另一个同学恰恰相反，高考分数不算太高，却听家人和老师们的意见，先挑学校，再挑专业。于是，放弃自己当律师的梦想，填上了一所著名大学的冷门专业。他果然被录取了，当时，他很风光了一阵子，因为谁听了他上的那所大学的名字，都表示羡慕。但现在他很后悔，姑且不说那专业多么难分配，单是那专业枯燥的名词和内容就让他痛苦不堪。不知他现在还想

不想当律师？

活给别人看的弊病，还不止于此。由于一味地迁就、讨好别人，越来越磨光棱角，八面玲珑，从而在多年后的某一天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已被改变得面目全非。

有一青年，大学毕业进某报社当记者的时候，踌躇满志，一心要当中国的法拉奇（注：世界著名记者，以采记世界名流，纵论世界风云而闻名）。他听从别人的指点，深知当名记者之前，要先学会做人。于是，到了单位后，干什么都小心翼翼，将自己藏得很深，用他的话讲就是“夹着尾巴做人”，对任何人的话都打哈哈，表示赞同，从不随便表露自己的意见。他倒是得到了人们的好感，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好同志。但几年过去了，他一点脾气都没了。和人谈起当初的理想，他自己都觉得好笑，“当时太幼稚了，活着就行，还要什么理想？”他已经完全麻木了，理想于他已毫无意义，我真的为此心痛不已。

曾听人讲，30岁的时候，有的人已经死了，有的人却刚刚开始。我曾一直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那是活给不同人看的两种结局。到30岁就死去，当然是讲精神的死去，也就是心中不复有理想之火，那是一种生命火光的幻灭，这无疑是活给别人看的结果。因为他们在与周围人的周旋和磨合中，抛弃了理想，进入庸人状态，生活开始停滞、平庸和荒芜。

后一种人，则是活给自己看的。他们深知生命是自己的，生活也只能靠自己，于是在生活的反复冲打中，变得愈发刚强，从而更加勇猛地向着理想奔去。

一个朋友曾跟我聊天，说他有一阵子很难过，女友弃他而去，工作也不断出漏子，于是觉得生活很没有意义，终日酗酒，经常在喝酒后，嚎陶大哭。他说他当时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似乎那样做是向别人示威和抗议，是对他们的一种报复，能使他们明白一切都是他们害的。

有一天，他的一位同事劝他：“你不要那样傻，你以为你活给谁看？你是活给自己看的！谁也不会在乎你多难过，谁也不会同情你，所以关键是自己不要亏待自己。”于是，他豁然开朗，加倍珍惜年轻的生命，立刻振作起来，投入了新的生活。他说，他终于明白，人应该是活给自己看的。

寻找与找到

有这么一个故事，讲有两个推销员到一个海岛上推销皮鞋。到岛上以后，他们发现那里居民根本就没有穿鞋的习惯，要想打开皮鞋的销路无疑十分困难。

于是，他们给各自的公司发了一封电报，甲说：“岛上的居民不穿皮鞋，所以没必要来这儿推销了。”但乙说：“岛上的居民暂时还没有穿皮鞋的习惯，因此这里将是极大的皮鞋市场。”

这个故事是我读书时经常听到的，老师主要用它来教育我们采取多视角看问题。当时，我一直想，如果乙的公司到那小岛建立据点，说不定还真能改变岛上居民的习惯，从而打开皮鞋的销路，大发一笔。甲的公司，将因没有看到有利的一面而错失赚钱的大好机会。

乙和甲的区别，在于他能乐观地看问题。这与那个半杯水的经典故事十分类似。桌面上放着半杯水，一个人悲观地说那杯子一半是空的；而另外一个却高兴地说，那杯子有一半是满的。对同样的事物，竟然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原因就在于一个看问题是乐观主义态度，另外一个则只盯着不利因素，也就采取了悲观态度。

以前老师经常告诫我们，看问题不要钻牛角尖，要多看有利因素，切不可妄自菲薄。他还说，许多事物看上去是很让人丧气，但只要我们换个角度看一看，就能找到积极的因素。这种换位思考对一个人自我调节，十分重要。

有一个小伙子被女朋友甩了，心里十分难过，整天唉声叹气，甚至找不到一点生活的意义。这时，有人告诉他，你应该多想想自己得到了什么。小伙子试了试，突然发现自己并非真的一无所有，毕竟也曾经幸福过，因为他有过一次死去活来的爱与被爱。他说，在短暂的一生中有这次经历就够了。于是，他又开朗了，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生活中。

我读初中的时候，一直想考我们那儿一所很著名的高中——黄冈中学。这所学校在全国都很有名气。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起早贪黑，勤奋攻读。这在现在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当时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讲，确实需要顽强毅力，因为在那种年龄诱惑实在太多了，电视、游戏机以及其它各种好玩的都会让我动心。但我最后偏偏没有考上。

我心里的难过程度真不知该怎么形容，反正一个暑假我是没有笑脸。直到我到另外一所中学报到的时候，我哥哥才将我开导过来。他说：“你应该想没有进黄冈中学的好处。我觉得你如果真进了黄冈中学并不一定是好事，那里高手如林，你会没有一点成就感，学习起来也就没有一点劲；而进现在这所学校，你可以继续作尖子，肯定比那儿强。因为做高子中的矮子，不如做矮子中的高子。”

这明明是一种酸葡萄的道理，但对我很有用。我想，照哥哥说的试一试，竟真的想通了。我又满怀信心地投入新一轮战斗。果然，经过三年的继续努力，我考上了一所很著名的大学。

人们常说这么一句话：“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意思是任何人都要有远大的理想。我也曾一直拿这句话自勉。可后来发现，能当元帅的士兵毕竟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只能平庸地被元帅指挥。于是，我想对于当不了元帅的士兵，不妨网开一面，让他们努力做一个好士兵。

这与要有远大理想并不矛盾，因为能当一个好士兵也不容易。当元帅还

是当好士兵，要因人而异，不可一刀切，它涉及的是理想的实事求是问题。不切实际的目标，绝非理想，而是空想或妄想，这是不可取的。

我小时候曾想当一个百万富翁，觉得那种出入都有高级轿车的日子才是生活，这个梦想一直将我折磨得欲罢不能，甚至有一段时间想辍学经商。我盼了十几年，一直没有实现这个梦想。到现在我终于明白，自己根本就没有那方面的天赋，所以完全没必要做什么发财梦，也没必要为此难过。这么一想，思想竟豁然开朗，颇有退一步海阔天空之感。

记得尼采曾说过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自从我厌倦了寻找，我就学会了找到。”最初我对这话很反感，以为它是自我满足的宣言，但过了些时候，方明白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这里有一种启发人的生存智慧。

寻找总是令人痛苦的，无休止的寻找更是让人难以忍受。所以我们在寻找的途中，不妨多看看已经找到的东西，给自己些许安慰，并重新鼓起继续寻找的勇气。其要义就是，在找到中寻找。

就像一个很难实现的理想，离我们总是那样远，我们既不想放弃，也不想总为此而闷闷不乐，怎么办？很简单，学会找到，只要想想我们已经得到那么多，就不会痛苦得要死要活了。比如，对一只半空的杯子，我们应该“找到”它已有一半是满的；对远走的恋人，我们应该“找到”自己曾经也是那么幸福；对没有考上重点中学，我们应该“找到”进普通中学其实也很幸运；对总难实现的元帅梦，我们应该“找到”当一个普通士兵也不错……

实际上，我们一直痴迷寻找着的东西，有时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倒是我们身边的东西自己并不留意，或者说已经找到的东西，才是我们一直梦寐以求的，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人生的弯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许多人寻找一生的真爱，最后经过几十年的悲欢离合才发现就在身边；还有的人一直追求属于自己的事业，经过一番跌跌撞撞和头破血流，才明白真正适合自己的事业，正是自己一直在干的。

所以，在我们很多因寻找而产生的不痛快与快乐舒畅的心情之间，往往系于一念之差。从不痛快的死胡同里，转念一想，就可能走回来，通过另一条路，达到我们的目的地。大家不妨试一试。

夜不能寐

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我越来越不敢读鲁迅先生的文章了，尤其是他的杂文。每次读它们，一种苍凉与悲壮总将我逼得喘不过气来。

我常常想，鲁迅先生以其伟大浩淼的一生，却终生以小品文为业，这是一种多么惨淡的经营啊，惨淡得让人心痛。我一直为他的天才没有用于写历史

诗般的巨著而深深惋惜。

不仅如此，先生越到晚年，文章也越见苍凉，似乎终于对一个恨铁不成钢的人动怒了。他越来越难心平气和，对他的论敌攻击得也是越来越犀利这与他一代文豪的身份，无论怎么讲都是不相称的。

曾有人撰文，说影响鲁迅先生在艺术上取得更大成就的原因就是他的过分入世和这种难以心平气和。且不说将小品文作为终生的事业怎样委屈了他的天才，单是那种过分屈从论战和政治需要也大大影响了这些小品文的艺术性。实际上，学术界都以为在他的杂文里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并非那些入木三分的激烈的抨击，而是《灯下漫笔》、《春末闲谈》等寓意深广、态度从容的所谓“随笔”或“闲谈”。

先生对此也十分明白。他曾说，他没有好心情，好心情都在别人那里，所以难以心平气和。他还说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尽早被忘却，倘若有谁以他为是，他就会觉得悲哀。但这并不能责怪鲁迅先生，或许唯有如此，更能见出他的伟大。他分明是一个在无边的黑暗与虚无中，顽强站立着的理想主义者，所以总是那么持久地感动着我。

几乎从少年时开始，他就对周围人的病态心理和愚昧有很深的感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甚至支配了他对世界的许多看法。他以为，社会的黑暗并不仅仅在于统治者的压迫，更在于普通大众的麻木和怯懦。差不多令他绝望的是这种国民劣根性，除了恨铁不成钢的阿Q之外，还有他曾寄寓了很大希望的知识分子。就个人而言，他在婚姻、家庭和职业选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不得与传统观念和社会现实作不同程度的妥协，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这些近乎残酷的现实，死死地捆住了他少年时的梦想，甚至使他对自我的理想有所动摇。但最终他还是没有放弃，而是作了种种哪怕是绝望的抗争。他一篇一篇地写，将自己的天才识见一点一点地发表，“对论敌一个也不宽恕”，对改造国民性的希望一点也不放弃，对同黑暗的斗争丝毫不松懈。他写得很辛苦，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但没有写完。这篇是1936年10月17日夜开始写的，但因当天下午外出受了伤风，至深夜起病，因支持不下去而停笔。先生也许想不到，这一停竟然永远停住了。

他总以为自己还能活10年，他说：“总不至于即刻‘翘辫子’了……我在1927年住景云里的时候，生过一次现在似的大病，真的昏迷，几乎‘翘辫子’了，但一愈就10年。我不大相信西洋医生的话。今年的病，也和那次差不多；大概总还有10年罢。”有几次，他这样说着，还哈哈大笑起来。这于他的理想，永远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后来读了他的《过客》，对他的心境似乎更加理解。他在这篇文章中塑造的“过客”只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

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那是一个“荒凉破败的丛葬”，因为“那前面的声音在叫我走”。这分明是在说他自己。

我常常想，对这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他何以能坚持下去？为此，我翻阅了大量资料，但总是找不到答案，有一天突然想起一篇中学时学过的课文，似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他的那句名言：“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正如地上的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这种对希望的理解，无疑是十分智慧的，但其中分明透着一种深厚的苍凉与悲哀。

为了理想，鲁迅先生放弃了很多东西，譬如所谓的史诗般巨著。我们知道他一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也似乎不很有意去写长篇。人们对此的解释是他埋头于现实的短兵相接，而且他还以为就当时的社会实际而言，从事写小品文的批评，比起长篇巨制来显得更加需要。他曾说：“我一个人不能样样做到；在文化的意义上，长篇巨制自然是重要的，但还有别人在；我是斩除荆棘的人，我还要杂感杂感下去……”

但他还是曾经计划写一部长篇的。据有关资料，他想描写唐朝的文化，他还就此讲过几点意见：第一，唐朝的文化发达，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第二，“七月七日长生殿”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盟誓，是他们之间已经感到了没有爱情的缘故；第三，他想从唐明皇的被暗杀，倒叙唐明皇的一生，因为刀儿落在颈上那一刹闪过了他的一生。他还说：“这样写法，倒是颇特别的。”

为了这部长篇，他作了很多准备。1924年夏，他到西安演讲，特地跑去看了遗迹。不知为什么，他后来放弃了。他又想写一篇反映知识分子的长篇，1936年大病前后，他反复讲这个问题，他说：“如果还能够再活10年，——慢慢写，一年写一本是可以的。”他还同冯雪峰说：“那天谈起的知识分子的长篇，曾想了一下，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写起……”

先生终究没有写成长篇小说，这于他于后人都是一个巨大损失。但谁也不会因此而埋怨他，相反更加觉出了他的伟大。他不是不想写长篇，而是因为对理想的坚持，使他无暇顾及个人艺术成果的完美，这是十分令人感动的悲壮行为。

曾经有段日子，我被现实否定得很厉害，觉得前途和理想十分渺茫。百无聊赖中，翻开了鲁迅先生的日记，不禁豁然开朗。我在日记里，读到了那么多的无奈和绝望，顿生知遇之感。比如，1917年1月22日是这样记的：

“二十二日 晴。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生之艰难与无奈，以及理想难酬的愤懑，就是这样的折磨着他。我仿佛见到了一个为了理想而夜不能寐的人，如何地辗转反侧。我不再将他当作偶像，他分明和我们一样在理想远去的时候，苦苦挣扎于无边的危机与虚无之中。

从那以后，对越是伟大的人物，我越是留意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竟然无数次地被他们感动。

前些日子，偶翻大学时的存书，找到了一本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其中有一段是批范仲淹词的，那天是1957年8月1日晚，他在范词边上批了一段对豪放与婉约的看法后，写道：“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我在旁边特地注上“建军节睡不着，哼范词？”我到现在一直在想，毛主席为什么在建军节睡不着？

对幸福的别一种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讲，拥有理想就意味着痛苦，这一点恐怕是不可否认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一辈子被理想牵着走，欲罢不能，痛苦不堪。

具体来说，理想给人的一生造成的痛苦有三类。第一类是在实现理想前，历经千辛万苦。一位工程师，为了研究一个项目，整天泡在实验室，妻子忍受不了，离他而去，他只好在实验室靠面包充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成功了。但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已妻离子散，真正是一无所有。想到这些，这位硬汉禁不住流出了眼泪。

但总的来说，工程师还是比较幸福的，因为他毕竟实现了理想。还有一种比这更惨的情况，就是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实现理想，最后却发现那实现的理想所显示的价值并没有当初预计的那样大，甚至根本就没什么用，它残酷地证明当初所经历的千辛万苦只不过是无用功。

我有一位叔叔也是搞科研的，为了研究一种节能设备，他起早贪黑，牺牲了大量的休息时间，如此经年，终于研制出来了。本应高高兴兴庆贺一番，可就在这时，他在有关资料上发现，早在一年前已有外国人研制出来，并申请了专利。他真是欲哭无泪。

实际上，这种实现理想却又对理想产生幻灭感的例子有很多。就像我在前面讲过的，我的一位以当记者为最高理想的朋友，最后终于当了记者，却对那种记者工作体制失望不已。因为大家各跑一条线，谁也不能越轨抢新闻，大伙儿就这么按部就班慢慢来，与他当初的想象相去甚远。于是他痛苦不堪。他说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当记者，或者干脆不实现它，留着自己想多好。

还有一种最惨，那就是虽然吃尽了各种苦头，也作出了各种牺牲，却始终未能实现理想，到死都不瞑目。这种例子太多了，有多少人想当作家却一辈子也未当成？有多少人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却一辈子没机会？只要想想这些，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壮志未酬。

这是最令人沉痛的，很多人就这样一辈子为理想折磨得死去活来，终生郁郁寡欢，难怪他们要对理想存在的意义表示怀疑。他们也许会说：“如果理想的意义就是使一个人终生郁郁不得志，让他终生忍受痛苦的煎熬，那么我们还要理想干什么？”这是一种理想幻灭后的自然追问，其悲剧和悲壮都是一样巨大的。

但人类依然没有因此而熄灭心中的理想之火，相反还将它化作火炬来代代相传。人类就这样生生不息，理想也这样生生不息。这是一种生命的奇迹。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理解理想以及它给人们带来的深深痛苦呢？

我从来都认为，痛苦与幸福是相对的，它们给人的不同感受，是人们看它们时采用了不同视角的缘故。同一件事，经常在这一方面看是幸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相当令人痛苦的。理想也是这样。

泰戈尔有一句诗：“天空中有鸟儿飞过，它们留下了飞翔的痕迹。”我觉得，对理想不管它实现与否以及实现后价值有多大，最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毕竟我们追求过、拥有过理想。这一过程对人生来讲，是莫大的财富，是永远值得庆幸的。

好多年前，社会上流行郑智化的歌曲。当时，我也是发烧友之一。他最打动我的是《水手》：“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唱得多好，只要我们还有梦想，再痛再苦也没什么可怕的。

拥有梦想，是最大的幸福。

理想，说到底只是一个工具，牵引着人们不断尝试各种新的可能性，过一种新的可能的生活。这种永远的新奇感，能激起人们永恒的冲动，从而对生活永不厌倦。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想的实现与否，以及它实现后的价值有多大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我们曾经拥有过理想。

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我经常见到一些事业十分成功的年轻人。他们拥有自己的小轿车，出入于五星级的高级酒店，往来于世界各国之间。这似乎值得羡慕，或者说这是一种最大的幸福。

而他们自己却痛苦不已。比如，他们说自己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再比如，他们很难对生活中许多美好东西产生激情……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再拥有理想。他们过早地实现了理想，过早地尝尽了各种可能性，难以找到能再唤起他们激情的奋斗目标，于是产生空虚和无聊，使后来的漫长一生总难摆脱没有目标的危机感，从而总与痛苦相伴。

很多人总是怀念自己的学生时代，原因其实与此类似。学生时代可以拥有各种梦想，他们也因此有各种可能性；但一走出校园，就不同了，一切都差不多被固定，很难有什么可能性，或者说要尝试一种可能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是理想的可贵。

抛开理想给人们带来的可能性不论，单是为理想而进行的奋斗，也足以让人幸福一生。我常常以为，人的一生十分渺小，要想永恒真的很难。比如，今年春节我回故乡，顺便到当年就读的中学看了一下，结果很惊讶地发现，一座我在那儿读书时就随时可能在风雨飘摇中倒塌的土楼，居然硬撑着到了现在，没有倒下。我不禁感慨万千，一转眼五六年过去了，我被改变了许多，但这么一座危机四伏的土楼虽然还是那种摇摇欲坠的样子，终究没有倒下。我于是突然明白人其实很渺小，一生转眼就没了，甚至还不如一座随时都会倒塌的土楼那样恒久。于是，我想这么一种人生，该干些什么呢？

自然是为理想而奋斗了，或许只有这种奋斗，才能让人短暂的一生注入永恒的价值，证明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奋斗过。有的人奋斗一生，终未实现理想，也许有点遗憾，但我想，在他看来，这么充实地过一生，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曾有一句名言，讲人生有两大不幸，即年老时历尽磨难，而年轻时又没有经历磨难。这其实是说，年轻时没有经历为理想而奋斗所带来的磨难，是一种不幸。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加缪有一个著名的剧本《等待戈多》，讲几个人天天在同一个地方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人，但他们连戈多是谁都不知道，于是很多人嘲笑他们。我初读时，也觉得他们为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空等一生实在可悲。但随着阅历的增加，不禁开始羡慕起他们来。他们毕竟有一个戈多让他们等一生，可现实中有多少人想有一个等待的目标都找不到。所以他们比起现实中的人，要幸福许多。

总之，理想给我们的只有幸福，没有痛苦，这是对幸福的别一种理解。

不等好运（代后记）

小时候，我有一个很傻的想法，希望有一天能交上好运，使自己的美梦一一成真。我为此等啊等啊，总是等不到。于是，缠着妈妈带我去算了一命。算命瞎子说，快了，到了17岁，我的好运自会来临。当时，我有些失望；但因年纪小，并未将此放在心上，觉得瞎子是在瞎说。

到了15岁那年，我开始重视瞎子的话了。那时，我念初三，为了考上全国著名的重点高中——黄冈中学，我收住狂野的心，日夜苦读。左邻右舍的阿姨都很羡慕，都以我为榜样教育她们的孩子好好念书，以至邻居的孩子都恨我。然而，我失败了。

当我拿着另一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时，眼泪像小溪一样流淌。这时，我想起了瞎子的话，开始奉之圣明。从此，我不停地念叨17岁早点来临。

但17岁的来临，并未给我带来好运。我在17岁的第二年，参加了高考。我想，凭我的实力，再加上17岁后的好运，一定可以考上北方那所自己从小就向往的大学，老师和同学也都这样认为。但最终我还是未能如愿，虽然录取我的也是一所很著名的大学，甚至就我的专业而言，完全超过了自己向往的那所大学，但还是于心不甘。

我开始怀疑瞎子的话了，莫非他弄错了？于是，又找另一个瞎子掐了一命，他说上次那个是弄错了，我是30岁以后才有好运。我又开始等待30岁的来临。

等待的日子总是那么漫长，仿佛在等待中，年少时的梦想一一离我远去，不禁十分着急。

前些日子，翻一本书，读到了一个《愿望井》的故事。一个小孩希望自己有一条船，便按人们说的，天天到一个名叫“愿望井”的井前许愿，希望自己美梦成真。这时，一位老人过来告诉他，自己年轻时也是这样做的，但始终没有等到自己的小船。于是，开始奋斗，才有了自己的船，一条很大的船。小孩似乎明白了，再也不到愿望井前傻等了。

这个故事使我触动很大。我终于明白好运是等不来的，理想也不可能在等待中实现，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从前读《战争与和平》，不大明白安德烈公爵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对未来有所期待，你会发现世界为你准备的只有客厅。”但我现在明白了。不能等待好运来临，如果只是期待，那么我们永远是未来的客人；相反，只有努力奋斗，我们才会像主人一样拥有未来。

我就这样明白了，不能等着好运来临后才行动，应该在好运来临前奋斗。于是，再也不等好运了。

